

秋瑾赴日留學引路人服部繁子的遺文研究（外二篇）

黃天*

摘要 秋瑾“自攜書劍去扶桑”，從此走上革命不歸路。究竟秋瑾是怎樣東渡日本留學的呢？她是甚麼時候想到要革命的呢？她與王廷鈞的感情生活又是怎樣的呢？帶引秋瑾赴日的服部繁子，她在七十年前寫下的這篇遺稿，可以一一為我們揭示出來。繁子介紹秋瑾入讀下田歌子辦的實踐女學校，亦保留了秋瑾的珍貴遺物和資料。本文還可以看到秋瑾、服部繁子、下田歌子這三位早有才女之稱、後來又成為傑出女性的歷史交往。

關鍵詞 《東西交涉》；服部繁子；王廷鈞；秋譽章；下田歌子；實踐女學校；女子教育；留日學生；《留學生取締規則》

引言

歲月如流，秋又去；¹秋雨秋風，不覺一百一十秋。²

是的！今年正是秋瑾女士壯烈犧牲一百一十周年。為紀念中國第一位為民主革命而捐軀的女革命家秋瑾，翻出蒐集多年的資料，再專誠渡日走訪實踐女子大學，細閱秋女士遺物《白香詞譜》，歸而撰成《秋瑾赴日留學引路人服部繁子的遺文研究》和《考察秋瑾的遺物〈白香詞譜〉並及秋瑾和服照來由》；又將刊載於《東西交涉》的米內山庸夫的《追錄秋瑾女史》文稿作了研究寫成《考察米內山庸夫遺文中談到下令處斬秋瑾的貴福》。

2017 年秋 黃天於愧書劍齋

一、服部繁子遺稿的流轉經過

我自 1977 至 1984 年留學日本，有志於研究中日關係史，是東京神田神保町舊書肆的

常客。猶記 1982 年底，購得《東西交涉》雜誌的第一卷第三號。³該期主題是馬可·波羅的研究，但令我最感興趣的，反而是服部繁子那篇遺作，其題名是《回憶秋瑾女士》。⁴

當年，我一口氣讀完服部繁子的文章，始悉秋瑾能赴日留學，是得到服部女士的帶引並介紹入讀實踐女子學校，回答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秋瑾如何啟程赴日的各種猜測。同時，從服部繁子的回憶，可以看到秋瑾在情感上以及思想上的變化，是吳芝瑛、徐自華之外，又一閨密對秋瑾的解讀，因而史料價值甚高。當時，曾想過將這些在中國聞所未聞的秋瑾史料翻譯出來，可惜半工半讀的生活實在太忙，故未及執筆。回港後，又為家計奔馳，一晃多年，始終未能實踐。

後來，看到章念馳學者於 1985 年發表了《秋瑾留學日本史實重要補正》⁵，文內就是引用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的資料，以作為補正。章念馳可以說是中國首位引用服部繁子資料的學者。從他的說明得悉是由何鳳園替他將繁子的文章翻譯過來的。也許何鳳園沒有詳譯繁子遺稿的流轉經過，致使章念馳不能準確地說出流轉的情況。就算後來鄭雲山也譯出《回憶秋瑾女士》⁶，但一樣忽略了文前的《引言》。其實，我購藏的《東西交涉》是刊有增井經夫的《引言》作介紹的，其中便談到遺稿的流轉情況：

* 黃天：畢業於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講授中日關係史，主要著作有《日本事典》《中國澳門》（合著）、《琉球沖繩交替考》《“起來！”我們的國歌》及論文逾五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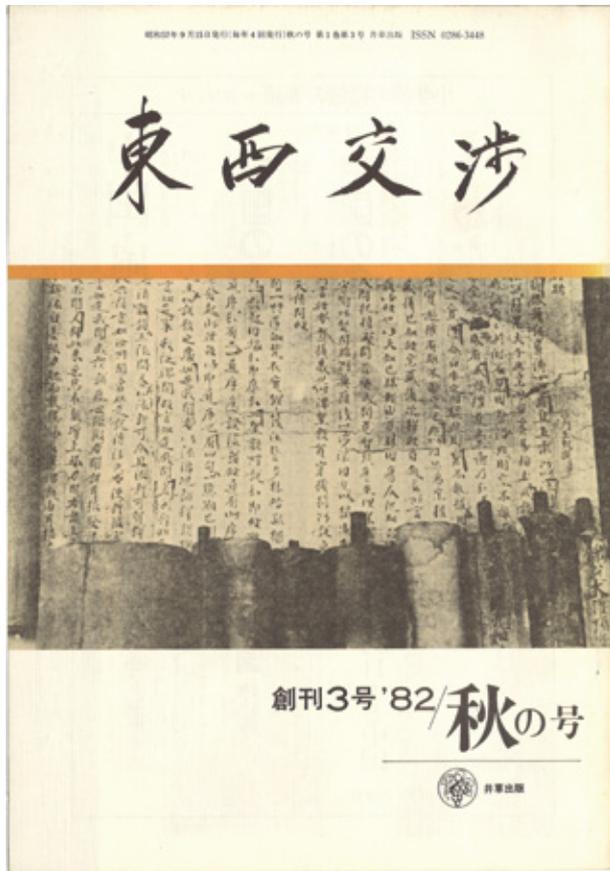


圖1.《東西交涉》的創刊第3號封面，1982年9月15日出版（黃天藏書）

原稿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已於1951年發表在《中國語雜誌》第六卷第一號。後因雜誌停刊，中、下篇的原稿就這樣存放在中國研究所內。最近，該研究所搬遷，才又發現原稿。據研究所的幼方直言說，該稿是由倉石武四郎先生接回來的。想來應是繁子夫人從篋底檢出舊稿，託請倉石先生交雜誌刊出。但因為雜誌停刊，未刊登的中、下篇就交給幼方先生了。⁷

不過，增井經夫並沒有再詳細追查，所以尚有不足之處。這裡容我補充一下：

服部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早於1899年已在東京帝國大學任教，並於1923年出任東大文學部長。而在此之前兩年，倉石武四郎就畢業於東大的中國哲學文學科。兩人都是漢

學者，而且同樣和東京大學有很深的淵源。繁子在晚年將舊稿檢出，請倉石先生拿去發表，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知道繁子是在哪一年將文稿交給倉石，但當1951年上篇在《中國語雜誌》刊出後，雜誌便停刊，而服部繁子亦於第二年的1952年逝世。驟遇停刊，一時中、下篇無處發表，而繁子離世後，也沒有人催問刊期，讀者翹首以待的中、下篇，便被夾在文件袋中，一躺便三十年。

1975年11月14日，倉石武四郎病逝，終年78歲。⁸到了1982年，倉石先生曾主持過的中國研究所要搬遷，當整理藏書和文件時，在倉石的一個文件袋中，發現繁子的中下篇遺稿。同時，更有一篇由米內山庸夫寫的《追錄秋瑾女史》。據此，可以匡正章念馳所說：“回憶錄的中、下篇原稿過去保存在日本的中國研究會，直至近年被該研究會倉石武四郎發現，才於1982年9月在《東西交涉》創刊號首次發表。”

《東西交涉》的編輯加藤昭雄（我曾親到井草出版社購買該雜誌時，與加藤先生有一面之緣，並作了一些交流）得到繁子的遺稿後，不想再分期刊出，更追回上篇，一口氣把上、中、下三篇全文刊載於創刊3號（並非章念馳說的創刊號），讓讀者可以一氣呵成來閱讀。

服部繁子這篇回憶文，補充和提供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秋瑾史事，那是繁子和秋瑾兩女士的深情交往，非一般轉述、傳聞可比，因此珍貴非常。章念馳的論文雖已作出詳細的分析和研究，但有兩點我希望提出來討論一下，並就正於史家、學者們。

二、如何看待服部繁子筆下的王廷鈞

眾所周知，秋瑾的婚姻並不愉快。“1896年夏曆四月五日，秋瑾以父命，非其本願與王子芳（廷鈞）結婚於湘潭。”⁹秋瑾也非常痛恨這段由父母一手包辦的婚姻。在她致函長兄秋譽章時，還忿忿地訴說：“父母既誤妹，我兄嫂切不可再誤姪女。”¹⁰

秋瑾女士の思い出

服部 繁子

筆者の服部繁子さん（一八七二～一九五二）は服部宇之吉博士の夫人、明治初年の大儒島田重礼博士の女、兄釣一氏弟翰氏ともに馳名の漢学者、服部博士は「北京籠城日記」を夫人との共著として公刊しておられる。本稿は秋瑾が夫人をたよって東京へ留学した当時の回想である。原題は「婦人革命家―王秋瑾女士の思い出」となっている。秋瑾（一八七五―一九〇七）は紹興の秋星侯の女、湖南の豪商王献臣の三男王廷鈞と結婚、革命運動に活躍して紹興で処刑された。繁子夫人は本稿で旧清国政府と書いておられるので大正期に入ってから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ろう。

原稿は上中下三篇から成り、上篇は「中国語雑誌」第六卷第一号（昭和二十六年）に発表され、同誌廃刊のため、中下篇は原稿のまま中国研究所に保存されていた。最近同研究所移転の際発見されたが、研究所の幼方直吉さんの話によると、この原稿は倉石武四郎さんから受けとったものだという。思うに倉石さんが繁子夫人の篋底から請い受けて雑誌に掲載し、廃刊のため未掲載の分を幼方さんに托されたものであろう。夫人と秋瑾との出会い、秋瑾の東京における動静、秋瑾の夫である王廷鈞の印象など、興味深い内容がもりこまれている。この上篇については、小野和子さんが「下田歌子と服部宇之吉」の中に引用して続編のないのが残念がっている（『近代日本と中国 上』朝日選書二三所収）。なお繁子夫人には中国の女子教育のため、明治四十一年富山房から陸紹治が漢訳した清国家庭及学堂用「家政学」も出版している。小野さんはこの教科書にも言及され、繁子夫人自身、教壇にたれたように書いているが、その事実はないとのことである。また夫人には博士の「北京籠城日記」に付載された「大崎日記」も残されている。

付載の米内山氏の「秋瑾女史」は倉石さんが同封されたもので、おそらく同様掲載を予定さ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ろう。米内山氏は外務省のお役人で「内蒙古」などの著書があった。著名な大陸通であり、ご自身の感想とともに秋瑾をしのぶよい手がかりになるものであろう。原稿の末尾に「支那の現実と理想」との付記があり、その標題のもとに用意された一文だったようである。

（増井経夫）

一 廉夫人と歐陽夫人

明治三十五年の八月、旧清国政府は京師大学堂に新教育を施すためわが政府に人選を請うた。政府はわが良人を派遣することにして、ちょうど洋行中であった良人を急電で呼びかえたので、良人はシベリヤ鉄道でいそいで帰朝した。延引すると、この教育事業は他国にとられるというので、政府は大層いそいだのである。そのとき保定府の学者呉汝綸氏は学事視察のため東京に来ていたが、良人が北京に赴任することにきまり、私も同伴してゆくことを知っていたく喜び、私も夫婦を日本稿の借楽園に招待して謝意を表した。そして呉氏がいう、「夫人が北京においてになっても今の北京には読書する婦人が至って少なく、また交際ということも解せぬ故さぞさびしくお思いでしょう。私の姪に呉芝英と申す婦人があって、文字を解し、性質も温順ゆえ交際なされてもよろしいと思います。人の妻にて幸い目下北京に住居しています。私からも文通しておきますからどうぞ御指導を願います」と。私もうれしく思った。

さて九月のはじめに北京につくと間もなく、大学堂関係の人やその他の人たちが来て世話をしてくれる。やがて家もきまって少し落ちつく、その夫人たちも、二、三来てくれた。私はかねがね中国の婦人は極く消極的であり外出もせぬように聞いていたのに、それとは少々違うので意外であった。もとよりその時分は新教育の呼び声たく日本勢力がつよい時でもあり、又ひとつには日本婦人につき好奇心をおこしたためでもあったのであるが、やはりやさしい心からだ、私は悦んだ。呉汝綸氏の姪の良人は廉泉氏であるが、このころは科挙の試験が廃せられ学校出身者ならでは仕官ができぬ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この廉泉氏も大学堂

秋瑾麗質天生，才華橫溢，詩文清麗脫俗，早有才女之稱。但嫁入豪門，丈夫王廷鈞雖然容貌俊俏，卻是典型的紈袴子弟，不僅胸無大志，而且沉緬酒色，所以傷透秋瑾的心。二人由“琴瑟異趣，伉儷不甚相得”¹¹，至秋瑾無法忍受，一度出走住進泰順棧。後來，東渡日本，參加革命，尋求救國和解放婦女之道，再沒有回返王家，用行動說明與王廷鈞決裂、離異。她和王廷鈞的糟糕關係，可以從她致函長兄秋譽章中清楚看到：

王宅之事舉動，吾哥切勿信之，彼家之性情，妹知之深矣，方出此決裂之策也。曾不見從前之待我之情形乎？後妹出居泰順棧，則又使其僕婦甘辭誘回，其種種舉動更屬於前，無一毫改悔之心。況赴京之情形，乃吾哥所目擊者；在京之種種暴虐及赴東（即日本）情形，乃妹所身受者；豈有一年餘不見，隨（遂）能改變性質耶？吾能決其終身不能改變其無信義、無情誼、嫖賭、虛言、損人利己、凌侮親戚、夜郎自大、銅臭紈袴之惡習醜態……近妹曾有一函與子芳（廷鈞），責其百金及珠花、珠帽等事，後云：“經濟困難，商借千金”云云，看彼如何作答。如不借及置之不答，則遺書斷絕往來，此後王宅不得云有秋氏之女為媳事，吾哥以為何如？……如彼至京有無禮之舉動行為，吾哥即可藉口彼從前之暴狀及對我父母之無禮種種荒謬之行為，例之今日文明世界，與之開談判離婚……¹²

子芳之人，行為禽獸之不若，人之無良，莫此為甚！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為彼篡取，此等人豈可以人格待之哉？彼以待妹為無物，妹此等景況，尚思截取此銀及物，是欲絕我命也；況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僕不如！……一聞此人，令人怒髮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¹³

無使此無良之人，再出現於妹之名姓間方快，如後有人問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¹⁴

秋瑾與兄長秋譽章一起成長、學習¹⁵，兄妹情深。秋瑾在王家受欺凌的痛苦人生，連母親也不訴說，就單向親哥哥來傾訴。但秋瑾信中的用詞，頗使人震驚，如按秋瑾所言，王廷鈞就是一名酒色財氣之徒，更是一個狠毒的丈夫。

但服部繁子筆下的王廷鈞，卻是另一張臉孔，另一副心腸。

秋瑾是於1904年2月在北京初會服部繁子的。當時，北京一些官太和服部繁子組織了一個“婦女談話會”，以讀書交談來切磋求進。這一天，談話會在歐陽弁元夫人家舉行，出席者有：吳芝英、陶大鈞夫人及其女兒以及繁子。正讀書交談中，秋瑾突然來訪請求加入“談話會”。服部繁子乍遇秋瑾，其裝扮令她大為驚訝。她在文章中憶述：

出現在我眼前的這位朋友，到底是女是男呢？身材苗條，微向前彎，濃密的黑髮散亂披開，穿着洋式男裝：歪戴着藍色的鴨舌帽，蓋過半隻耳朵，身穿藍色舊西裝，卻又不合身。袖子過長，從袖口中透出纖纖素手，握着幼細的手杖，過於闊大的褲管下露出一雙破舊的棕色皮鞋，胸前繫掛着綠色的領帶。這是誰？臉色青白，大眼睛、細鼻子、薄嘴唇，修長身材。可以說，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瀟灑的大好青年。吳夫人（芝瑛）面露不悅。歐陽夫人有點結結巴巴地說：“師母，這是我的朋友！”青年隨即朗聲自我介紹：“王秋瑾！”我伸手握了一下。吳夫人低著頭對我說：“師母！請勿見怪，這一位是我們的朋友‘王太太。’哦！原來是穿上男裝的女子！”¹⁶

自此，秋瑾和服部繁子便時相往還，互有家訪。二人討論最多的是婦女問題，也會談及亞洲民族被壓迫和中國如何可以自強。雖然意見不一，但依然可以各抒己見。當年，稍為年輕的秋瑾，對事情的看法有欠成熟，令繁子感

圖 3. 服部繁子繪畫的《秋瑾像》，刊於《東西交涉》



到秋瑾的思想來得偏激。但雙方都是真誠表白，不但無損情誼，反而交情日深。服部繁子繼續回憶：

今天真的談得很好。我想說：“秋瑾，你為何要穿男裝而且是洋服？我大概猜想過，但不知對不對，我想聽聽你的想法。”秋瑾那白皙的臉頰頓現光彩，掀起薄薄的嘴唇說：“我作男裝打扮的想法嘛……夫人是知道在中國男子是強者，弱質女子一直受到壓迫。我想設法令自己有一顆如男子一樣的強者之心，便先要從外形裝扮成男子，這樣，內心也會變成男子的心。而那種髮式是夷人的風俗，不是中國人必效的。因此，我就穿上洋服。夫人，是不是這樣？”我輕輕點頭回答：“這樣你就如願地成為強中之強的人啦？”秋瑾略帶羞澀地說：“是的！”我懷着憐憫之心，望着她說：“我的想法和你有點不同。作為女子，並非生來就不如男子；作為人，男女是同等的，亦應同權。孔子論孝，不是只說孝父，而是並提孝順父母。也就是說，在家庭裡面，男女是同權的。你作男裝打扮的想法是充滿幼稚的。對男子的羨慕而力求在形態上作模仿，這不如說是卑屈之想。穿上男裝，也不能就改變身體的本質。女子終歸還是女子，絲毫沒有可恥，堂堂正正地更會令男子敬慕。”秋瑾睜大眼睛看着我。不久，她又撇着嘴說：“夫人說得也有道理，但我不會放棄己見。”我點點頭答：“那好！你可隨意便是。現在，我想問一下你家庭的情況。”¹⁷

接着下面就可以細味服部繁子對秋瑾丈夫王廷鈞的描述：

她的丈夫是浙江的富商，¹⁸年二十五歲，小秋瑾二年。他們已有五歲和四歲兩個小孩。¹⁹那位比她年少的丈夫，是個善良溫和的人。秋瑾的意志言行都很自由，毫不受約束。我拉着秋瑾的手，微笑說：“那麼秋瑾，你在家裡你是男子；你丈夫

便是女子啦！事實上你是這個和睦家庭的女王，不不，是女神！中國有‘怕老婆’的諺語，常有在家庭施威的女神，你是其中的典型，你的丈夫就是你這位女神的崇拜者啦！”秋瑾轉動她那圓圓的大眼，朝我說：“哎，夫人！我的家庭實在過份平和！我對這種平庸而又不充實的和睦已生厭倦，反希望丈夫能強暴一些，祈盼他用強暴來壓迫我，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我可以用更堅強的決心來反抗男子……不，並不是我一個人的事，而是為了全部婦女，我定要使男子屈服！夫人，我是希望能夠做到連男子也做不到的事。”我以一種憐憫的心看着她：“秋瑾，你太熱衷於空想和渴求理想了，家庭不是兒戲的！丈夫強暴反而說更好，那是對家庭婦女的嘲笑。男子強是其本份，但也有弱的時候；女子弱是其本份，但也會有強的時候。女子無論怎樣始終像個女子，那就是強者。你勉強要勝過男子，反而顯露出弱的本份。”秋瑾把嘴再撇起說：“但是，夫人，我不堪這種毫無生氣的生活，我無論到哪也一定要勝過男子，請你在這方面作出指導。”她續謂：“夫人，敢請問你對革命這些事有何高見呢？”我盯着她：“革命？秋瑾，在我們日本是擁戴萬世一系的天子之國，聽到革命的聲音就討厭。”說時，我面有不悅之色。秋瑾握着我的手，笑着說：“不不！我不是說日本，而是在我們中國，將夷族擁為天子，我有卑屈之感！”說到這裡，我將話題結束。我看出這個婦女有着過激的思想。革命這種思潮，往往在中國流傳，成為一種流行病，秋瑾似乎也得了這種流行病。²⁰

過了四五天，我應秋瑾之邀，往訪其家。她的家在前門外浙江會館旁邊商店街的盡頭，跟那些達官的豪門邸宅不同，是一座連街門也沒有的簡樸居所。秋瑾今天穿上女裝：黑色的上衣，再套上茶色的裙子，腳踏繡花小鞋來迎接我。今天看上去，才真是個王太太。書架上雜亂地摞

海外留聲



圖 4. 秋瑾的男裝照（攝自紹興秋瑾故居）

放着圖書和衣服，房間的角落散棄着瓜子殼和果皮，發出異味，很不整潔。秋瑾後面跟着她的丈夫，看上去是個比年齡還年輕的白面青年，又是一個令人憐惜的溫和的家庭青年。他有點害羞地向我行了揖拜禮。秋瑾對丈夫低聲地說了些甚麼，他便一拜而去，好像是出外去了。²¹

秋瑾曾有赴美留學之想，繁子也覺得秋瑾到美國留學是很合適的。

我問：“秋瑾，你去美國想研究甚麼呢？”秋瑾似早知道我有此問，即回答：“我啊，打算學法律。”這也很好，但我也表示去美國可以好好地研究婦女問題。中國的家庭，婦女過多，雖然自古以

來如此，但到了現代，不論從家庭和睦和從經濟方面來看，都是無益的，有改良的必要。美國是人權發達的國家，正適合研究這個問題。秋瑾盯着我說：“家庭的問題太多了，我覺得研究此類問題太沒有意思。在我國，皺紋受尊敬，白髮受崇拜，這些情況是很難抗拒的。若埋首研究此等事情，我也變得衰老，倒不如幹一些令男士也瞠目震驚之事！”我不禁笑起來，不解地說：“你只是說說吧！秋瑾，你名譽心太重了，太要突出自己了，你所說的令人吃驚之事，大多不是好事吧？”她搖搖頭回答：“太太，我是作這樣想，但並沒有作壞事！”我接着說：“你認為不是壞事，也許是壞事！”我們兩人都笑了起來。²²

秋瑾自從認識服部繁子後，學會了一些日語，並逐漸改變初衷，想前往日本留學。繁子繼續回憶：

“直到今天，我對日本婦女並不了解，也沒有任何興趣，不要說日本婦女，就連對日本也有過輕視。但跟夫人結交後，便很想去日本看看，太太，就請你帶我去東京留學吧！”秋瑾說時，態度認真。我緩緩地說：“我們的日本，今天仍然尊敬皺紋，崇拜白髮，那卻是你所嫌惡的，所以不是很適合，你還是去美國好。不過，美國是否符合你的主義，就不得而知。總之，你到日本留學我不表贊成，還是按照當初所想，去美國留學吧！”說時，我心裡想：把這樣的婦女帶到日本去好好的教育，也是很有意義的事。這天，秋瑾並沒有下決定，便與我辭別。²³

秋瑾擬赴日留學，服部繁子曾和她的丈夫商量。服部宇之吉不表贊成。而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夫聞悉，認為秋瑾有新思想，也不贊同帶往日本留學。正在此時（1904年6月），王廷鈞突然登門拜訪服部繁子：

見面時，看到他仍如往日那樣，是個溫順的家庭青年……我率直地問他：“有何貴幹？”這位青年才惶恐而又羞怯似地抬起目光：“實在失禮，我有事求懇！”我看着他，心想：“可來啦！肯定是要我阻止秋瑾出國。”青年續說：“夫人，我的妻子懇請你帶她去日本，就求你允許吧！”我順着答：“好啊！她要去美國，途經橫濱，我是可以答允同行的。”可是青年搶着說：“不不！我的妻子更期望到貴國而非美國，我今天特地前來就是提出這個請求，懇請你答允！”²⁴

服部繁子很想說服王廷鈞，推薦秋瑾留學美國，將更適合她學習。但王廷鈞卻懇切地說：

“夫人，我的妻子想去日本之心非常熱切，我已無法勸阻。如果夫人說到底也不肯帶她去，我不知她將會是何等的痛苦！我儘管有兩個小孩，仍要拜托你，請你帶她去吧！留學也好，或只是觀光後回來也好，任隨她便。如果是留學，東京有三四位朋友，我可以請他們來關照，不會給夫人添麻煩。如果她執意要赴日，跟誰同去都可以，但在我來說，拜托夫人是最可放心的！服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學者，為協助提升我們中國的教育事業而來，我十分感謝！而夫人又為我國的女子教育事業盡慈愛之心，就請帶她去吧！懇請垂察！”出人意外地他善道起來。我若是拒絕，他也許會受到家庭女神的懲罰，那就真的可憐了！我稍為轉換口氣說：“如一定要帶秋瑾去，我有一個希望。”青年靠前來笑嘻嘻地問：“希望？請說出來，我會盡力而為！”我直截地說：“不，不是指你，我的希望是對秋瑾的思想而言，她那種過激的思想，在我們日本是容不下的，如果抱着這種思想去日本，很抱歉，我不能帶她去！”他用力點頭很明確地答：“我明白，那種思想我也是不贊成的，好吧！只要身在日本，就要她放棄那種思想。”我懷疑他能否說服秋瑾聽從他的意

見。我亦表示這件事定要跟我的丈夫商量，所以未能明確答覆，讓他先行回去。啊，今回為夫的稍為強硬些；為妻的稍為順從些吧！²⁵

過了兩三天，秋瑾來了，表示會聽從她丈夫的旨意，只要身在日本，保證不會表露那過激的思想。我將事情的原委告訴我丈夫，也把秋瑾的保證說了。丈夫說：那就帶她去吧！但往後不知會有甚麼結果。而我的內心，也是無底的。吳夫人、歐陽夫人和其他一些人，為了秋瑾之事，都很高興前來感謝我。²⁶

服部繁子回國省親的日子定在6月28日，秋瑾隨行，展開她的留學生涯。他們一行（繁子的家眷）從北京安定門火車站出發，由火車牽引至塘沽，然後轉乘輪船赴日。這天，王廷鈞帶着孩子來到車站的月台送行。繁子拿起筆，憶述近半個世紀前的如煙往事：

王秋瑾已坐進火車裡。今天她不穿男裝，而是穿上淺藍色的簡樸服裝，戴上帽蓋住短髮，抱着手提袋坐在車位上。在車舷前，秋瑾的丈夫手拖兩個孩子站着，其後有老女傭。兩個小孩：五歲的女兒，長着與秋瑾一樣的圓圓大眼，臉皮白嫩很漂亮，穿着紅衣和踏着小鞋。四歲的男孩，是一個胖乎乎、圓鼓鼓的可愛小孩，梳着短辮，戴上帽子，身穿藍背心，好奇地揮着小手。（這裡的記述明顯有誤，因為秋瑾的子女，男的為兄，名沅德，生於1897年；女為幼妹，名燦芝，生於1901年。）秋瑾的丈夫，面帶哀愁，頭上的辮髮被風吹得散亂，狀甚悲悽。儘管如此，他仍像做丈夫的樣子，叮囑秋瑾路上小心，到達後寫信回來等等。兩個孩子可憐地盯着這個無情的母親。秋瑾只是點着頭，甚麼也沒有說，但到底離愁難掩，忙背過那含着淚的臉。此際，可以看到她又像妻子又像母親的感情。至於我自己，僅僅短暫離開丈夫，便因為時局的情勢而

海外留聲

心慌起來。而秋瑾可堅強……特別是這兩個孩子的將來……我不由心生感佩！汽笛一聲，火車徐徐開動。我拉着秋瑾的手站到車窗邊，秋瑾的丈夫抱着男孩揮着手；女孩由老女傭抱着，也在揮手，真是一場離別的悲劇！我和丈夫站在車窗邊，以憐憫的心情目送這些影子，漸遠漸縮小下去。²⁷

從以上內容來看，可見服部繁子筆下的王廷鈞，與秋瑾致函兄長秋譽章所痛斥的子芳（王廷鈞）截然不同。繁子對王廷鈞的印象甚佳，章念馳據此作出評論：“誠然，秋瑾在她書信中不止一次地譴責過她的丈夫，但是不是她的丈夫壞到如我們史書記載的那樣程度，服部繁子的回憶毫無可信呢？”²⁸但話得說回來，秋瑾之言又是否不可信呢？為探討這個問題，今將繁子對王廷鈞的主要觀感整理如下：

- ①王廷鈞善良溫和；
- ②家庭和睦；
- ③秋瑾是強者，王廷鈞是弱者；
- ④為使秋瑾能跟隨繁子赴日而充當說客；
- ⑤王廷鈞對秋瑾表現出的愛意。

①服部繁子對王廷鈞的印象是來自幾次會面，這些在交誼上的見面，表現得“善良溫和”是人之常理。但在家裡沒有外人時，他又是怎樣的臉孔對待秋瑾，繁子就無法知曉了！

②家庭和睦，這也是繁子觀察所得，但秋瑾和王廷鈞不睦，在京城的朋友很多都知道，²⁹就連陶成章的《秋瑾傳》中也談到：“又與廷鈞不睦，同鄉戚屬陶大均、陳靜齋等為之和解，不得。”³⁰這就說明表面的觀察只能作參考，不一定準確。

③秋瑾是強者，王廷鈞是弱者，這是繁子在和秋瑾的交往和會見過王廷鈞後綜合得來的見解，情況也和①一樣。當他們關起門來，誰是強者、誰是弱者？不是外人所能知道，俗語有云：“家醜不外揚”，有事也裝作無事，不能太單純看待這個問題。

④王廷鈞為使繁子答應帶秋瑾到日本，甘當說客，一再懇請。據此，是否就可以打破王廷鈞不贊成秋瑾出國留學的成說，進而指出：“至少王廷鈞對秋瑾留學日本是抱支持態度的。”³¹但情況也許會是這樣：

王廷鈞不想自己的妻子單獨出國留學，並多方設法阻止，這不獨在清朝末年的傳統舊思想會如此，就是放在今天，有了兩個子女的妻子若要轉到外國留學，也不是很多丈夫會同意的。秋瑾當時是下了決心非要到外國留學不可；初時還計劃遠赴美國學習，王廷鈞想盡辦法阻止也不成功。及後聞說秋瑾改變主意，到鄰近的日本留學，而且還有認識的服部太太來引領，怎麼說也比赴美國為佳。既然阻止不來，上策不成選下策，便充當說客，請服部繁子帶秋瑾去日本，是王廷鈞無可奈何的選擇，不能就此說成是他支持秋瑾赴日留學。

⑤王廷鈞為秋瑾赴日之事又是當說客，又是聲聲叮囑、依依惜別送行，流露出愛意。儘管如此，感情是雙方互愛，才能同在一起。王廷鈞的行為，雖令秋瑾極為痛恨，無法忍受。但王廷鈞仍然可以繼續愛秋瑾，延續夫妻名份，不想秋瑾離去，讓子女的娘親伴在身邊。秋瑾的弟弟秋宗章便有類似的記述：“蓋先大姐與子芳，伉儷之情，原非甚篤，意見參商誠有之，名義上則始終為夫婦，從未履行離婚手續。”³²

但王廷鈞的所作所為，確傷透秋瑾的心，她出國留學，已埋下決裂之心，從此不再返回王家。後來自日本歸國，也是回到紹興的娘家。當年一別，正如服部繁子所描寫“是一場離別的悲劇！”

這裡特別要提的是，秋瑾向繁子說：“我的家庭實在過份平和！我對這種平庸而又不充實的和睦已生厭倦，反希望丈夫能強暴一些，祈盼他用強暴來壓迫我……”

這番說話，真的令人難以理喻。對“平庸而又不充實的和睦”產生厭倦還可以理解，但



圖 5. 秋瑾入讀實踐女學校（採自《實踐女子校園 80 年史》）

“希望丈夫能強暴一些”，就有點不可思議，抑或秋瑾真有被虐之想？如果繁子的記述確是秋瑾的原話，我們只能夠細味秋瑾話語中的用意：她是否希望王廷鈞能夠再強暴一些，借此製造藉口，可以離家出國留學，因為拋家棄子女而遠去，是一道非常不容易逾越的道德關。

以上論析，未知當否？願海內外學者有以教之。

三、質疑服部繁子記述秋瑾和下田歌子反目的時序

根據服部繁子的記述，她們是於 1904 年 6 月 28 日離開北京，坐火車至塘沽，轉乘輪船赴日。7 月 12 日泊神戶，再轉火車於 7 月 14 日抵達東京。秋瑾即住進神田區駿河台留學生會館，並在日語講習所內學習日語。

甫抵日本，秋瑾人地生疏，遇有疑難，常會想到服部繁子。但曾兩次往找繁子，都不遇而回。至 8 月，繁子發信邀請秋瑾來家見面，以免不遇而白走。這次晤面，繁子記述：

秋瑾來到後，很溫文平和地說出與朋友一起學習的近況，並且想到還是留學好，但不知進哪所學校為宜。我建議她跟朋友商量一下，再作決定。過了兩三天，她就來告訴我，想進實踐女校。我對她想入讀女子師範感到有點意外，便詢問因由：“你滿意這所學校嗎？”秋瑾答：“嗯，那裡有我的朋友，而且下田女史³³是位有名的人，因此我是滿懷希望的。但最近聽說很難入讀。太太，聞說你和下田女史很有交情，務請賜助！”其時，實踐女校正在培育很多中國女留學生。下田先生對中國女子教育十分熱心。我如果拜托她，相信一定會應允的。但秋瑾的思想，特別是她原有的思想尤其難處理。我只好說：“秋瑾，你原有的主張怎麼辦？你會信守諾言吧！”秋瑾十分認真地回答：“嗯，仍然抱着那種思想，但會信守諾言，請你放心！”不過我總是懷疑，已萌了芽，一有機會定會展露出來的。³⁴

這裡先來介紹一下日本的婦女教育先覺者下田歌子。

下田原姓平尾，名鈞，1854 年 9 月 30 日生於岐阜縣惠那市的藩士家庭。幼隨祖母讀書，五歲能背誦俳句、漢詩，作和歌，有神童稱號。明治元年（1868 年），祖父和父親應聘往東京。不久，亦隨往，得以親炙祖父，並師事加藤千浪、八田知紀。十九歲拔擢為女官，獲皇后美子的寵愛，以其善作和歌，因賜名“歌子”。1879 年，她與劍客下田猛雄結婚，從夫姓。婚後五年，夫病歿，旋為皇后推薦，創立華族女學校，教授皇家貴族子女。1893 年至 1895 年，被派往歐洲視察女子教育，遍訪英、法、德、意、奧地利和比利時，看到西方的教育，無分男女，悉心栽培，使女子亦學得豐富的知識，有堅強的意志，並能自立生活。她還汲取了育兒、衛生、生理、看護病人等的知識，更獲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召見。回程取道加拿大和美國，也作了考察。



圖 6. 實踐女學校的校長下田歌子 (1854-1936)，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推動女子教育，培養出新一代的賢妻良母。（採自《下田歌子先生小傳》）

返國後，她深感富國強兵首要提升國民的素質。國民素質的提升，有賴賢妻良母。後者之成，就必須做好女子教育。1898年，她創立了“帝國婦人協會”。翌年，為實現女子教育，創辦了“實踐女學校”和“女子工藝學校”。1901年，實踐女校招收了首名中國女留學生。翌年，又增加了十名，同年7月，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吳汝綸訪日考察，與下田歌子會晤，談及中國的女子教育。吳汝綸此行，亦促成服部宇之吉受聘至京師大學堂任教（繁子隨行）。下田歌子透過服部宇之吉和清廷聯繫，希望能親見西太后，陳述重視女子教育的重要。聞說慈禧也很想召見下田歌子，因為同為女流，見面較方便。但在安排期間，慈禧歸西，下田的宿願幻滅。下田歌子於1936年病逝，終年八十三歲。

她一生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家政學》《泰西婦女風俗》《子女教養全書》《女子自修文庫》《婦人禮法》等，另有和歌集，晚年整理成《香雪叢書》出版。

繁子為介紹秋瑾入讀實踐女校，踐諾往訪下田校長，並且說明秋瑾是一個抱有過激思想的女子，繼而談到：

“你（下田）是知道西太后的意向對中國女子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你也很想找機會到中國，親自向西太后建議重視女子教育，所以就請你以這樣的意念來招收秋瑾吧！”³⁵

下田先生似視西太后為女中英雄而有敬慕之心，但同時她又同情反抗清朝的革命家，庇護亡命而來的革命者。既有此原則，她對秋瑾亦作同樣考慮，答道：“這樣的女子很想教育一下，請放心，我會招收她的！”而我反而生起又是安心又是擔心的奇妙感覺。於是告訴秋瑾，說下田先生已允諾她入讀，並作出說明：下田先生是我國最頂尖的女教育家，關於這位先生，社會上有種種流言蜚語³⁶，請不要相

信。同時，秋瑾你要成為中國女子留學生中的表表者，是眾多女生的模範，又提到各種規則。秋瑾入了學，並在學校寄宿。後來，我訪問學校，並到宿舍去看過，秋瑾已能靜心學習，我便略為放心。³⁷

9月底，繁子忙於準備回北京的事務，秋瑾來訪，訴說對學校種種不滿：

“首先是伙食差而且非常貴。一提到吃和金錢，日本人總會覺得是下品之事。但一般來說，人世就是吃和金錢，撇開此二者，還有甚麼人世可言？下田女史主持華族女校和實踐女校，還要將我們留學生作為商品般來牟取利益，未免過於貪婪了吧！”我嚴斥她入學不久就說出這些謗言，實在太無禮、識見淺。但無論如何，我也會轉告下田先生，秋瑾便告辭了。³⁸

服部繁子在返回北京之前，走訪下田歌子，將秋瑾的不滿，轉述一遍，並建議：

“伙食方面，可以請宿舍的工作人員注意一下，至於秋瑾，其思想如果影響了其他學生，實在對不起，就請下田先生視情況令其退學。”下田先生一點也不介意地說：“不不！對伙食不滿，一直是她們的通病，不必在意。等她們熟習環境和漸漸對功課感到興趣之後，就不會那樣說了。如果這樣的事情都在意，便不能做好中國人的教育，你是應該明白的！”我想，秋瑾的本性不會安分，只是下田先生招收了很多學生，我便沒有言明，但說：“秋瑾仍抱有過激思想，請多加留意！”³⁹

繁子在百忙中邀請秋瑾到來，告訴她已跟下田先生談過。但這一天，秋瑾的情緒異常低落，幾陷於崩潰。首先，繁子說：

“好好學習，如實在不滿，退學也好！”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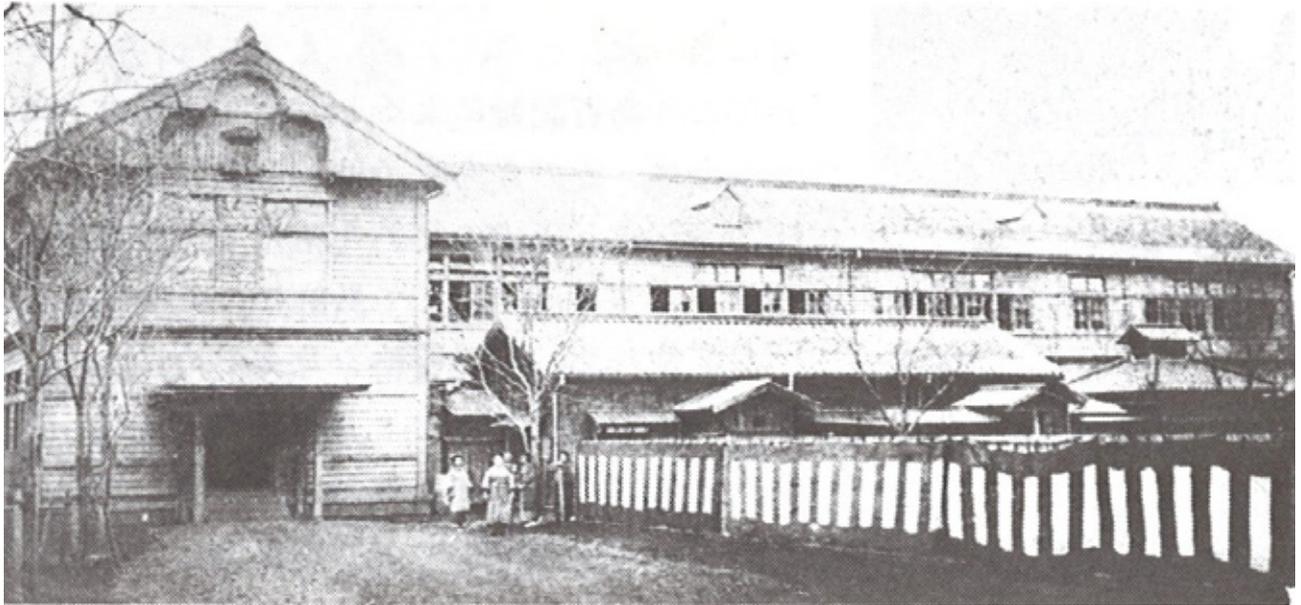


圖 7. 日本明治至大正年間的實踐女學校校舍（採自《下田歌子先生小傳》）

秋瑾沉默了一會，唉的嘆了一聲：
“太太，我最近不知怎麼了，似有不會久存於世之感，我的靈魂捨我而去，我唯有鞭打這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說時，秋瑾快要哭出來。我亦焦急起來：“怎麼啦，秋瑾！何以說出不似你平日那樣軟弱的說話。靈魂捨你而去，你便尋找新的靈魂吧！決不會只剩下軀殼。但是秋瑾，你是有家室的人，你拋棄家庭，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內心寂寞，導致神經過敏，你倒不如回家去吧！要研究就從事研究，要不然，就如當初所想，去美國也好。”我真心地勸她，但秋瑾搖著頭嘆息道：“回家？我無法沉浸在毫無意義的平和生活，夫人的好意感銘了。我雖然對學校不滿，但沒有想過退學。至於去美國，恐怕和來到日本所看到的一樣，令人失望，所以沒有作此考慮。我想我將會不久人世，因此不鞭打這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是不行的！”我說：“秋瑾，不要光想那悲傷的事情，要拿出勇氣，我馬上就要和你分別了，關於你所主張的觀念，你會信守諾言吧？”秋瑾驕然而笑：“太太，請放心！對於（日本）這個國家，我無意要提出我的主

張。啊，太太！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不是滿族這種異種人的中國。太太！畏首畏尾，徒具軀殼的人何其多！”說時，用手掩著臉。我生起憐惜之心，說：“但是秋瑾，因為我丈夫出掌貴國的新教育我才不這麼看，天命不可違，中國是易姓革命的國家，天命一到，命運就會改變，現在還不是時候。秋瑾，還是回家去，靜心做研究吧！”秋瑾笑着答：“太太的好意我明白，太太是孔子的信徒，嫌惡新事物，冥頑難訓！”我即回應：“你的思想是一種病態，你才冥頑難訓！”我們兩人都笑了起來。⁴⁰

10月7日，服部繁子動身回北京。前一天，秋瑾來叙別。繁子記道：

秋瑾來到，不忍別離而落淚。這樣堅強的人，也有柔順之心，更動起情感來。我亦感傷悲，問秋瑾可有話要轉告她的丈夫。她答沒有。⁴¹

繁子回京後，在11月收到秋瑾來信，表達對實踐女校的不滿，後來更接到下田歌子的信函，責備繁子介紹秋瑾入學。

約在 11 月中旬，秋瑾來函，講述實踐女校的不是和老師的淺學無能。我沒有給回信。不久，我收到來自學校主任的信函，指秋瑾發出多封書函，表達對下田先生的不滿，然後離開學校。因此，我即修函向下田先生表示歉意。她來了回信，以責備的口吻：何以把抱有那樣思想的女子帶到日本，更介紹入讀實踐女校。我頗感不快。心想：那在我拜託之時，何以不令她退學？既然沒有做到，我覺得是不得已之事。⁴²

從上面的記述來看，秋瑾在 1904 年 7 月 14 日第一次留學日本抵達東京，隨後在繁子的介紹，入讀實踐女校。同年 11 月，秋瑾不滿學校和老師，並和下田歌子弄得很不愉快，投函後便離校而去。

根據其他史料可以得知秋瑾是在 1904 年 12 月退學，於 1905 年初返回中國。而秋瑾突然退學回國，不是就此結束留日學習，反而是希望繼續留學，只是手頭拮据，才回國籌措學費。陶成章在《秋瑾傳》中也點出：“瑾之歸也，本為籌學費計。”⁴³

秋瑾再想回日本讀書，將要進哪一家學校呢？下面讓我們看看幾則史料。

秋瑾即將離開東京時，寫信給大哥秋譽章，提到：“妹因師範尚未開班，大約四月開學，暑假不放，故於近日歸家一行。”⁴⁴

秋瑾說的師範學校是哪一家呢？原來在 1904 年底，實踐女校招收了二十名來自中國湖南的女子留學生，校務擴大，遂向文部省申請設立“中國留學生分校”，下設“清國女子師範工藝速成科”，新址在東京赤坂區檜町十番地。秋瑾很早便懷有解放中國婦女之志，而且身體力行，帶頭和推動。她第一次由日本回國，便鼓動婦女走出“幽密之閨房，乘快樂之汽船，吸自由之空氣，絡繹東渡，豫備脩業。”而這脩業之地，正是“實踐女學校”⁴⁵。

秋瑾是帶同實踐女校的章程單回到蘇浙，呼籲婦女東渡遊學，並為此撰寫了《實踐女學校附屬清國女子師範工藝速成科略章啟事》，誠摯地說：“是以秋競不願犧牲個人之學業，於前月頃，回國為我親愛姊妹奔走呼號也。”⁴⁶同時，她在致函秋譽章時，也談到此事：“妹大約月底動身赴東，近因欲運動一官費及紹中多去幾女學生留學，以備學堂師範之用。”⁴⁷

秋瑾的苦心似乎收效不大，再函告大哥秋譽章：“運動女生不能得手，日校又復來催促，故定月底動身也。”⁴⁸

從以上的史料看，秋瑾不但有意返回實踐女校，也很擁護學校，並推薦給蘇浙兩省的姊妹。其時她與實踐女校和下田歌子的關係應該不是很壞。如果像繁子的憶述那樣，秋瑾還能再入讀實踐女校嗎？根據實踐女校《清國留學生部·分教場日誌》的記錄：“明治三十八年（1905 年）8 月 5 日，本日學生秋瑾入校。”又舍監坂寄美都子對“這位很有個性”的學生作了報告。下田歌子的回示是：“好好地視情況來處理”⁴⁹，換言之是着坂寄舍監“相機而行”。

那麼服部繁子憶述的書函往來是否有誤，談到下田歌子發出責備的覆函又是否真確？答案是真確的，只是時序有誤。因為秋瑾曾兩赴日本留學，也有兩次回國。秋瑾第一次退學回中國是 1905 年初，當時還為母校在中國招收女子留學生，所以與實踐女校的關係不是很壞，而且是頗好。但秋瑾第二次渡日，攻讀“師範工藝速成科”時，加入了孫中山為代表的同盟會，又遇上清朝成功遊說日本政府頒佈《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引發秋瑾和下田歌子對立。這個《取締規則》頒佈的起因是：

1905 年，中國留日學生已急增至八千餘人，且大部分是私費生。“對清朝而言，派遣學生留日雖屬必要，但留日學生又是革命的原動力，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最使她擔憂的三股革命勢力——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居然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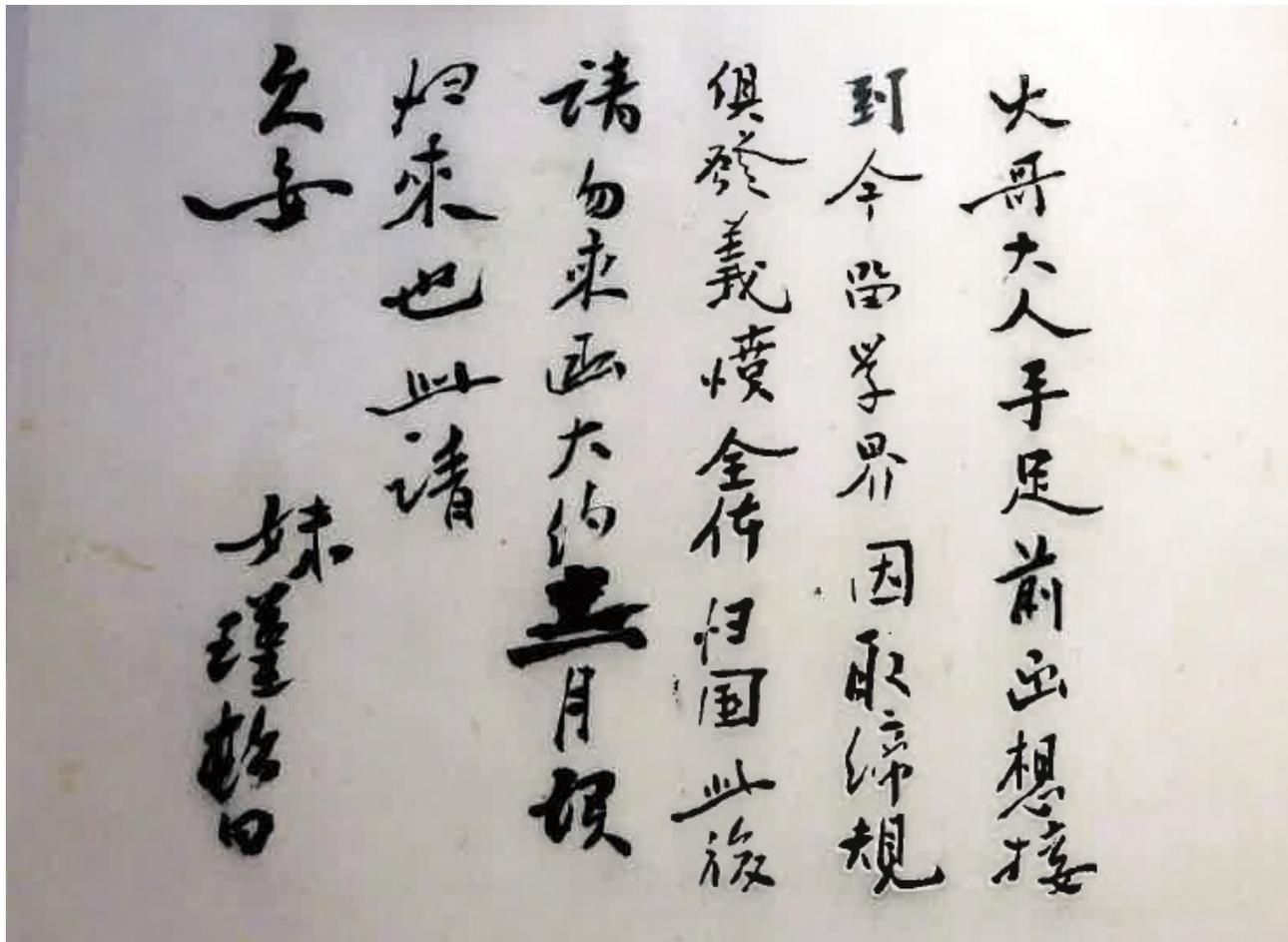


圖 8. 秋瑾反對《取締規則》罷學回國，在歸國前致函大哥秋譽章。釋文：大哥大人手足，前函想接到，今留學界因取締規（則），俱發義憤，全體歸國。此後請勿來函，大約十二月頃歸來也。此請文安。妹瑾頓白。（攝自紹興秋瑾故居）

在 1905 年夏天團結起來，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⁵⁰於是，清廷便強烈要求日本取締留日學生。而日本因為要爭取清朝在日俄戰爭的談判上站在它那邊，遂頒佈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其中第一條規定留學生申請日本公私學校，須附加清國公使館的介紹書；第九條規定須入住就讀學校的宿舍；第十條規定“不得招收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飭令退學之學生。”⁵¹

這樣一來，留學生的活動便受到極大的掣肘，尤其是“性行不良”（可理解為品行不良），可以由主事者主觀評定，迫使學生失學回國。為此，留日學生總會派出幹事往清廷駐日公使館談判。但學生的要求未被接納，留日學生便

發起反對運動，集會聲討，抗議演說。有激烈的學生提出罷課，更激進者認為要退學回國。而秋瑾就是贊成退學回國的激進者。

據實藤惠秀的研究說：“（1905 年）12 月 4 日，連留日女子學生也召開會議，開始罷課。實踐女學校學生秋瑾，作為全體女子留日學生的代表，出席了翌日東富士見樓的聚會，發表了激烈的演說。”⁵²實藤又引李宗棠的記述：“其時，女學生秋瑾演說，發揮女子愛國心，至痛哭，哭已，復演說。李宗棠隨後記述秋瑾因此憤而退學。本來實踐女學校的學生原定在校內商議解決，卻因秋瑾提議聯合罷課，前往赴會，實踐女校校長下令‘參加聯合罷課的人，

飭令退學’。秋瑾與同學十七人，當時尚未找到住宿之處，亦要馬上離開學校的宿舍。”⁵³

而實踐女校的校史也有述及：“秋瑾（對《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表示反抗。12月5日，她出席富士見樓的集會時，作出過激的發言。對此，歌子下令如果秋瑾聯結休學，即將她驅出學校。秋瑾為參加留學生的反對（《規則》）集會，連同十七位女子留學生決定退學，離校而去。”⁵⁴

服部繁子的回憶文也有談到秋瑾反對《規則》的行動，但她是放在下田歌子的責備函之後。若按照時序的發展，先有秋瑾為反對《規則》而與歌子發生磨擦，歌子令其退學，然後才有歌子發出怪罪繁子的書函。但繁子的時序是秋瑾第一次從日本回國，已和歌子發生對立，其後更收到歌子怪罪之函。接着，服部繁子繼續憶述：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開歲之初，接到秋瑾自上海寄來的書函，談到離開東京回抵上海，並會視需要可能再渡海赴日。後來，我聽說她在夏天又再到東京逗留了兩三個月。但我對她為何又到東京抱有疑慮。不久，從一些友人的來信，得悉秋瑾批評日本的女子教育，尤其對下田先生作出人身攻擊，痛斥實踐女校的教師，曾經站在水道橋的路邊，狠批日本規管留學生的教育問題，引來一場騷動，以致麻煩了警察來處理。這個小題大做的事是否屬實無從知曉，而我內心則非常苦痛。事發不久，又聽到秋瑾已返回上海，我便稍為安心。但次年之初，秋瑾已作為革命派的急先鋒，策劃某一事件而敗露，最終被捕槍決處死⁵⁵。我聞訊，不禁潸然淚下，往事湧上心頭，體諒到秋瑾的內心，不無遺憾！但秋瑾這個人，仍如她所想一樣，以震驚世俗之舉來警勵世人，昂然就義。而在中國婦女中，可以認同南方婦女是有一種尖銳的品性。事實上，王秋瑾女士是婦女革命派，不不，是以中國革命派流血

犧牲的先覺者，並博得今天廣大民眾的尊敬。⁵⁶

結論

服部繁子這篇回憶遺文，雖然有一些失誤之處，但無減其珍貴價值。其中令人驚訝的是記述王廷鈞並非橫蠻之徒，而是非常善良，並支持秋瑾隨她（繁子）東渡日本留學；還有就是對秋瑾言行、思想的描述，披露秋瑾也有柔心綽態之時，是鮮為人知的逸事，使我們更立體地了解一代女革命家的風姿。繁子和秋瑾萍水相逢，即成閨密。她耐心地傾聽秋瑾對家國的牢騷，交換大家對婦女地位的看法；又看到秋瑾的思想既有單純幼稚的一面，也有偏激固執的地方。當秋瑾困惑、苦惱、失落的時候，也會向這位日本友人傾訴，足證二人感情之深。繁子縱然不認同秋瑾的觀點，但仍然盡力幫助秋瑾，儘管知道會為自己帶來麻煩，也竭盡朋友之道。其仁義之高潔，是很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的。

附：服部繁子介紹

服部繁子生於明治五年（1872年）5月19日，1952年7月26日病逝，終年80歲。

繁子世代書香，父親島田重禮是文學博士，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繁子幼承家學，善和歌。先後入讀竹橋女校和成立學舍女子部。1891年和服部宇之吉結婚。1902年，宇之吉應聘到北京，出任京師大學堂教習，繁子隨夫來華。住北京期間，繁子和丈夫為推動中國女子教育而奔走，拜訪清政府有關部門，進行遊說工作。1905年，宇之吉和繁子協助沈均夫婦在京開辦豫教女學堂，招收中上流家庭的女子入學。創校之初，繁子邀請有教學經驗的龜田操子、服部升子來任教。繁子又助張廷彥等營辦的淑範女校開設學科，招收中下層的女子入讀，免費學習讀寫和算術。繁子在京期間，得交秋瑾，助其赴日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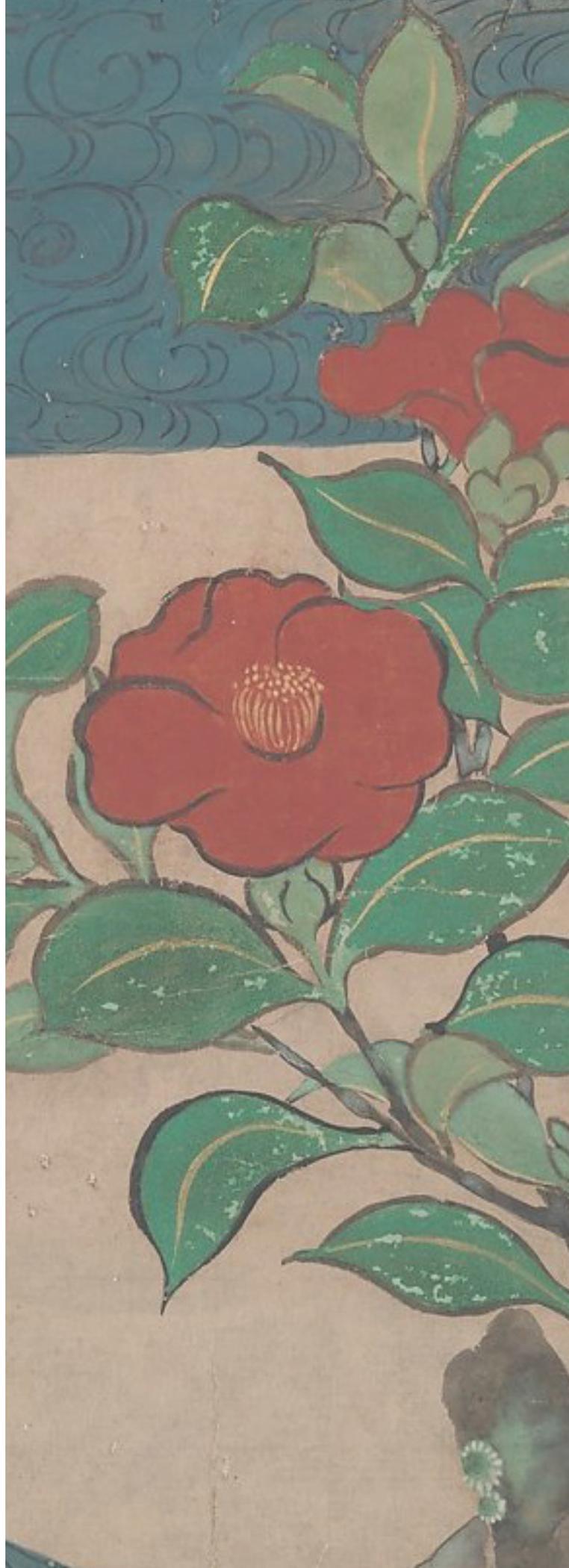
2017年立秋於愧書劍齋

海外留聲

註釋：

1. 此為秋瑾盟姊徐自華句，引自她的《調寄滿江紅·感懷用岳武穆韻》，上片為：“歲月如流，秋又去，壯心未歇。難收拾，這般危局，風潮猛烈。把酒痛談身後事，舉杯試問當頭月。奈吳儂，身世太悲涼，傷心切。”
2. “秋雨秋風”是秋瑾女俠就義前的絕命句，其時為1907年7月15日（夏曆6月6日），距今（2017年）剛好一百一十周年。
3. 《東西交涉》是一本研究東西交通史的學術雜誌，由[日]加藤昭雄主編，井草出版社出版，創刊於1982年3月，每年四期，季刊形式出版。
4. 日文的原題名是：《秋瑾女士の思い出》。
5. 章念馳：《秋瑾留學日本史實重要補正》，政協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三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25頁。
6. 鄭雲山譯：《回憶秋瑾女士》，《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八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22-40頁。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特別顧問景祥祐教授協助，提供打印影件給我。
7. 參見[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38頁。該文在服部繁子的回憶文前加上了增井經夫的介紹文，並無標題，茲以《引言》稱之。
8. 參見日中學院編：《日中學院創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1982年4月出版。倉石武四郎是日中學院的首任院長。（黃天藏書）
9. 參見承瑾撰《特定的家庭與社會對少年秋瑾的影響》，刊於王去病、朱馥生主編《秋瑾評集》，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出版，2000年11月，第42頁。作者的外祖父王沅德是秋瑾的長子。
10. [清]秋瑾撰：《秋瑾致秋譽章書·其四》，《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36頁。
11. 參見秋瑾弟秋宗章撰《六六私乘》，刊於王去病、陳德和編：《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年3月，第30頁。
12. [清]秋瑾撰：《秋瑾致秋譽章書·其五》，《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38-39頁。
13. [清]秋瑾撰：《秋瑾致秋譽章書·其三》，《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35頁。
14. [清]秋瑾撰：《秋瑾致秋譽章書·其四》，《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36頁。
15. 秋瑾弟秋宗章撰文回憶：“先姊幼隨伯兄就傅”，參見秋宗章撰：《六六私乘》，刊於王去病、陳德和編：《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年3月，第148頁。
16.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0頁。
17.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1頁。
18. 服部繁子這裡明顯出錯。秋瑾丈夫王廷鈞是湖南湘鄉人。後來，遷至湘潭城內。而出錯的原因，是王廷鈞與秋瑾在北京的住處是在浙江會館附近。
19. 秋瑾生有兩個孩子，長子王沅德，1897年生；次女王燦芝，1901年生。這裡服部繁子亦有誤。
20.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1-42頁。
21.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2頁。
22.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3頁。
23.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3頁。
24.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3頁。
25.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3-44頁。
26.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4頁。
27.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4頁。
28. 章念馳：《秋瑾留學日本史實重要補正》，《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三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0頁。
29. 參見陶在東：《苗山今昔談·秋瑾遺聞》，刊於王去病、陳德和編：《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年，第177頁有云：“（秋瑾和王廷鈞）參商尤甚，迹不能掩。於時廉、吳夫婦，吾家陶杏南、姬人倪狄倚，及余妻宋湘嫵，無數次奔走為調人，卒無效。”
30. 參見[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182頁。
31. 引自政協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三輯的《前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
32. 引自秋宗章撰：《六六私乘》，刊於王去病、陳德和編：《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年3月，第73頁。收入秋宗章著《關於秋瑾與六月霜》。
33. 日本原文作“女史”，乃採自中國，是對有知識學問的婦女的美稱，故不必譯作“女士”。
34.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7-48頁。
35.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8頁。

36. 下田歌子是日本女子教育的先覺者，她提出的主張及觀點，有些是衝擊着男性主導的社會，難免會樹敵，加上她的才華，自然招來嫉妒之人，所以有人詆毀其為“妖婦下田歌子”。
37.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8頁。
38.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8頁。
39.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8頁。
40.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8-49頁。
41.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9頁。
42.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9頁。
43. [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184頁。
44. [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33頁。
45. [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9頁。
46. [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9頁。
47. [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34頁。“紹中”即家鄉紹興。
48. [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36頁。“日校”，即日本那邊的學校。
49. 參見實踐女子學園編：《實踐女子學園100年史》，東京：實踐女子學園，2001年3月，第127頁。
50. 參見[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潭汝謙、林啟彥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273頁。
51. [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潭汝謙、林啟彥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270-271頁。
52. [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潭汝謙、林啟彥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276頁。
53. [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潭汝謙、林啟彥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277頁。
54. 參見實踐女子學園編：《實踐女子學園100年史》，東京：實踐女子學園，2001年3月，第130頁。
55. 秋瑾策劃的起義，並非在1907年之初，而是六七月間。秋瑾被捕，慘被處斬，而非槍決。
56. [日]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東西交涉》創刊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第49頁。



海外留聲

附一：考察秋瑾的遺物《白香詞譜》並及秋瑾和服照來由

黃天

摘要 秋瑾對日本母校是很有感情的，尤其與舍監坂寄美都子有着深厚的師生情緣。秋瑾淚別坂寄老師，將《白香詞譜》留贈給老師。作者黃天，專訪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得睹秋瑾遺物《白香詞譜》，又看到坂寄回憶秋瑾的錄音講話整理稿，從而作了研究。最後，更考證秋瑾的和服照，其穿着的正是實踐女校的校服。

關鍵詞 秋瑾遺物；《白香詞譜》；坂寄美都子；秋瑾照片；和服；校服；懷刀

秋瑾經服部繁子介紹入讀日本實踐女學校，時間雖然不是很長，前後兩次入讀加起來也不足一年。但作為第一位用頭顱來喚醒同胞的中國女革命家，其雪泥鴻爪，也會成為吉光片羽，所以一直想着實踐女學校可會留有秋瑾的學習紀錄？可惜忙於其他工作和研究，沒有馬上追查。

後來，我讀到章念慈先生的《秋瑾留學日本史實重要補正》論文，談到我所關心的研究項目。章先生作出如下撰述：

退留（學？）的時候，秋瑾把一本她愛讀的自己寫的詩集《白香詞譜》留給了學校的舍監坂寄美都子。坂寄美都子說：“她（秋瑾）走了以後，沒有來過信，但是，她走的時候留下一本《白香詞譜》。（山口典子記錄稿，原始複印件）。¹

章文續記：“這本詞譜現收藏於實踐女子學校圖書館內，承蒙日本學者們厚誼，複製了一冊給我。這是一冊由秋瑾親手抄寫而成的詞譜，工整的楷書，錄下一首首詞，旁用紅色符號，標明了詞的平仄，優美的行書，書寫了序言，實在是一本珍貴而又有意義的紀念品。”²

從章念慈先生所記，有引自山口典子的記錄稿，說秋瑾將自己寫的詩集《白香詞譜》留給了舍監坂寄美都子。其後看到《詞譜》的複

製本時，點出是“由秋瑾親手抄寫而成的《詞譜》”。



圖1. 實踐女學校從1902年開始接收中國女留學生。圖為兩位中國女留學生（後面站立者）和兩位日本舍監合影。右為松之晴子，左為坂寄美都子。坂寄美都子是秋瑾的導師，二人有着深厚的師生情緣。（採自實踐女學園下田歌子研究所編刊的《うた子だより》創刊號）

按《白香詞譜》是由舒夢蘭所編撰（詳後），並非秋瑾所撰寫，這是不爭的事實。為解此疑團，早有往訪實踐女學校借閱《白香詞譜》之想。終在去冬，懇得老朋友中島健兄聯繫實踐女子大學（戰後升格為大學），並代為辦理訪校手續，取得許可。

2017年5月23日的早上，我在中島健兄的帶引下，坐上東京中央線電動火車，西行至日野市。下車後，沿大坂斜坡緩行。是日風和日麗，枝頭小鳥歡唱，路邊杜鵑綻放。我們寫意地走約十二分鐘，來到實踐女子大學的新校園。我們徑直步向圖書館，因已有預約，即被請到特別閱覽室。圖書館的大塚宏昌部長很快就將秋瑾的遺物《白香詞譜》交到我的面前。我恭敬地向《白香詞譜》鞠了一個躬，然後開始我的研究。

這裡先來介紹一下《白香詞譜》。

《白香詞譜》編撰者舒夢蘭，字白香，生卒年不詳，江西靖安人，乾隆初諸生。他性恬淡，無意仕途。據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評介：“白香不求仕進，而以和陶詩得名。一時貴游折節與交。”有詩名，精倚聲，著有《白香集》《天香詞》《香詞百選》。又深研詞律，編撰了《白香詞譜》，收常見詞調一百種，每調選詞一首，自唐李白至清初黃之隽共59人。譜以詞調字數來編次，從少到多。舒夢蘭在每首詞調下加上題名，又於字旁用黑白圈標示平仄，另加符號示之以句讀和押韻，是填詞人待望的參考工具書。故自乾隆年間出版以來，即通行詞壇，一版再版，未及得手者，亦傳抄轉錄，誠詞學難得之入門書。今人丁如明在評訂《白香詞譜》時說：“在舊時代，只要不是死抱住四書五經不放，也看點雜書的讀書人，是沒有不知道《白香詞譜》的。”³又台灣在刊行《白香詞譜》時也推薦說：“既便於初學之範式，更足供作家之研討，實為詞選最善之本。”⁴

再說回秋瑾的《白香詞譜》，那是如何流到實踐女子學校而得以收藏的呢？據當年擔任

實踐女學校舍監的坂寄美津子（坂寄美都子晚年改名美津子）回憶：“入學後的秋瑾，不論在教室或休息時間，都會吟詩作詞，有着一種獨特的氣質。”⁵其後，秋瑾為反對《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參加罷課，最終離校退學。當中退時，她將自己愛誦的自筆詩集《白香詞譜》一冊，送交坂寄舍監，然後離去。⁶

秋瑾對實踐女子學校是有感情的，當年她因為反對日本政府夥同清朝頒佈《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發動同學罷課。作為校長的下田歌子須要執行日本文部省的政令，出而阻止，遂造成對立的矛盾。但秋瑾在退學離校時，除了將自己隨身的《白香詞譜》送贈給坂寄舍監外，還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事隔六十多年之後，坂寄美津子在1972年的演講會中深情地回憶：

離別之際，秋瑾說：“老師，下次再見面的時候，希望是歡歡喜喜的！”說着，轉頭便走，但又回過身來，伸手來握。（我）強忍着淚水說：“等着大家高高興興地回來！”⁷

我小心地打開秋瑾留贈給坂寄美津子的《白香詞譜》，又是筆記，又是拍照。

《白香詞譜》線裝紙本，高21厘米，寬12.9厘米。

封面褐紅色，略顯陳舊。上下邊沿稍有殘破，但有托底的修補舊痕。左上方楷書“白香詞譜”四字。右下方鈐有3.5厘米見方朱文印，印文模糊不可辨。

扉頁三行楷書：首行“光緒庚寅年置”；次行“白香詞譜”四個大字；三行下款“呆厓子彭旭芝錄”。楷法瘦硬挺拔，墨色黑潤，猶有光澤。下款署名彭旭芝，惜孤陋未能查出何許人氏。而上款右下方鈐有圓印，亦模糊未可辨。從“光緒庚寅年置”來解讀，該年正光緒十六年，即1890年（時秋瑾十五歲）。也就

1972年(昭和47年)11月8日
創始者下田歌子先生の講演
後の講義(約1時間15分)
香雪会主催 於造谷福音寺

No. /
Date

中国女子留学生の思い出

坂寄美津子先生講話内容

坂寄先生は明治35年に学習院を卒業された。明治37年に、下田歌子先生に連れられて、実践女学校に入られた。以前に下田先生より坂寄先生は、東洋教育をやつたらどうかと勧められ、中国語の学習をし、支那部の学生の教育に当てることになつていった。下田先生はかねてから、教育は上層階級の学習院のみでなされるのではなく、中流階級の子女の爲にも押し広げてその学校を建てる考案がありこれを現わされていった。坂寄先生はその頃、華族女学校(学習院)の学生であったのだが、姉妹校として、その学校を設立されたいと申しあげ、先生も大層関心を寄せていた。明治32年(1899年)に麹町元園町に実践女学校は創設された。当時まだ華族女学校の学生であった坂寄先生は、元園町に通い、講義を聞かれた。明治37年になり、坂寄先生は母君と亡くされたので、下田先生の下で、刺繍等々を教えることになった。

その頃、実践女学校には中国湖南省より留学生を20名預け入れてほしいという依頼が、范源廉という人よりあった。これ以前に実践女学校では、あつて2名の中国出身の卒業生を出していた。この2名のうちの1名は下田先生は立派な卒業式を挙行された。(1名は、のちに日本に公使夫人として来られ、もう1名は金沢と云い、中国の要人として元氣に活躍している)さて、留学生の受け入れが、その折の實踐女学校が、常盤橋に移転したばかりで、それだけの

圖2. 秋瑾就義後六十五年、坂寄美都子憶述與秋瑾淚別的情景。(根據錄音作出的文字記錄、承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借出影印)

い子人が多かつた。そのうち、二人達は故国へ引揚げる
 ことになり、秋瑾も加わつた。別れに際し秋瑾は、「先生、
今度お目にかかる時は、喜んで頂けるまうに存してい
たい。」と言ひ、いつか行きかければ、再び戻つてきて、
握手を求めた。そして、涙を湛之「皆さんに喜んで頂
けるまうに存したまうり歸つてきますよ。」と言つた。

故国に歸つてから秋瑾は同志を率めて学校を作り
 教育に當つた。学校と言つても革命の爲の所であつた。
 同志徐錫麟はリーダであつたが、焚燬され処刑
 されてしまつた。ついで秋瑾も焚燬され、捉へられ同志
 の自白を強要されたが、絶文に從わらず、從容して
 死にの氣んだ。「秋風秋雨人を愁殺す」の言葉
 をけを遺したのである。

これ以前に、秋瑾は再度日本に渡り、密かに訪
 れたことがある。坂寄先生と會つてもその目的に
 ついては語さなかつた。その折は一文も持たず、着
 物を売つて日本に渡つてきたと言ふ。坂寄先生は
 財布をばらして、お金を渡してあげた。秋瑾は涙
 を流し、「おつと、良にお話を承、聞かせしませよ」と
 繰り返し言ひ、振り返り、振り返り立ち去つて行つた。
 それが彼女を足す最後の別れとなつた。
 女子の留學生をわが国で最初に正式に入学
 させたのは実践である。

今後の中国問題

いろいろと遠く深く考へていつか余りに深く考へ
 り、行なつたりするものは、何ほほば余りない。日本人と
 は遠い。根が深い国民なので、日本の爲しに、これは

海外留聲



圖 3-a. 秋瑾退學時，將隨身愛用的《白香詞譜》（抄本）贈送給坂寄美都子老師。其後，坂寄將《白香詞譜》送交學校收存。現《白香詞譜》藏於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內。（感謝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提供閱覽拍影研究）

是說彭旭芝於 1890 年購得這本《白香詞譜》，並在封面之後的白頁，作此紀錄。

緊接扉頁是序文，共四版，以行草書成。下款署：“嘉慶戊午秋日，怡親王訥齋甫書”。按嘉慶戊午即 1798 年。怡親王何以會為舒夢蘭作序，其交情若何？幾經翻查，僅見：“（怡親王）嘗與其客舒夢蘭，合寫槐陰清話圖。”⁸ 因有此書畫文詞之交，怡親王在《序》中力薦：“吾友舒白香，頗留意聲律之學，曾選佳詞一百篇，篇篇各異調，於其傍逐字訂譜，宜平宜仄，及可平可仄之辨，一望犁然……白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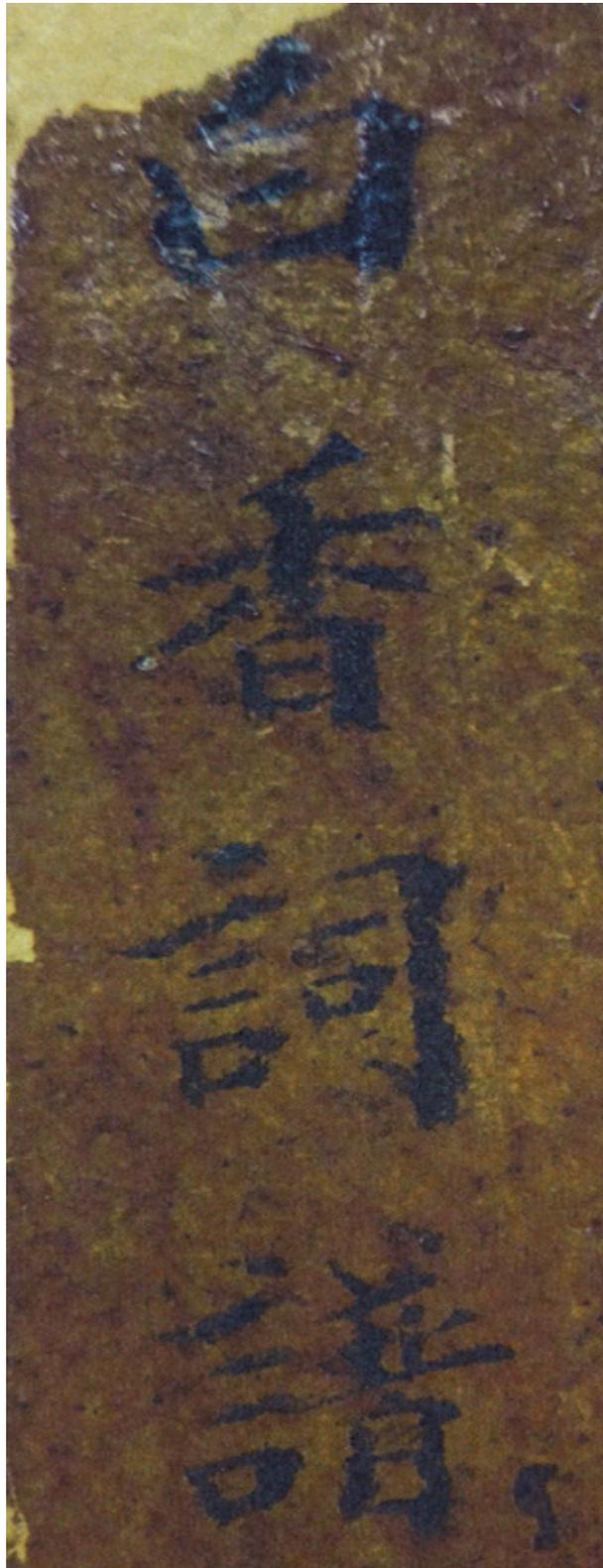


圖 3-b. 《白香詞譜》封面題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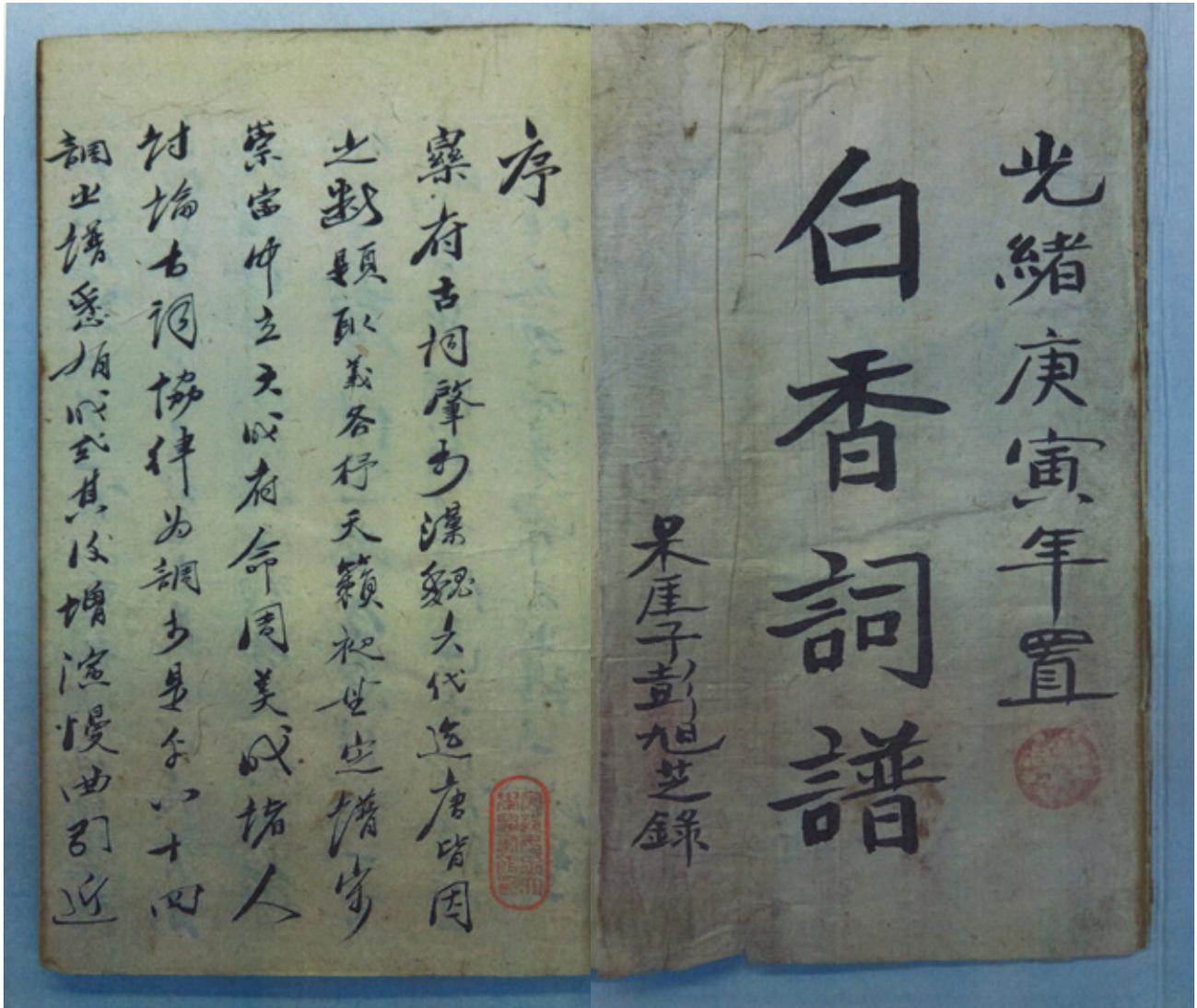


圖 4-a. 《白香詞譜》題簽頁和序文

曩贈予一編，輿中馬上，偶譜新聲，檢閱良便。”據此可知怡親王曾收下舒夢蘭送贈《白香詞譜》，即《白香詞譜》在此前已經出版。據丁如明考證，《詞譜》最早刊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⁹現在怡親王這篇序文是寫於三十二年後的1798年，並談到：“命梓人仍舊式重鑄。”至於這篇序文的書體，是否就是怡親王所書？從其書風來看，未敢作準。由於《白香詞譜》風行詞壇，雖經再版，亦不易求得。在沒有影印機的年代，古人就會僱請抄工，將全書抄錄。因此，就出現這本手抄本的《白

香詞譜》。另外，在《序》的下方，鈐有“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朱文長方形印。

序文之後是《凡例》，佔一版，用端正的楷書抄錄。下款是：“靖安舒夢蘭白香甫識”。

《凡例》之後是白頁。接着是《目錄》，但沒有頁碼。楷書《目錄》分上下欄，由《憶江南》至《多麗》，共一百種詞調，佔六版。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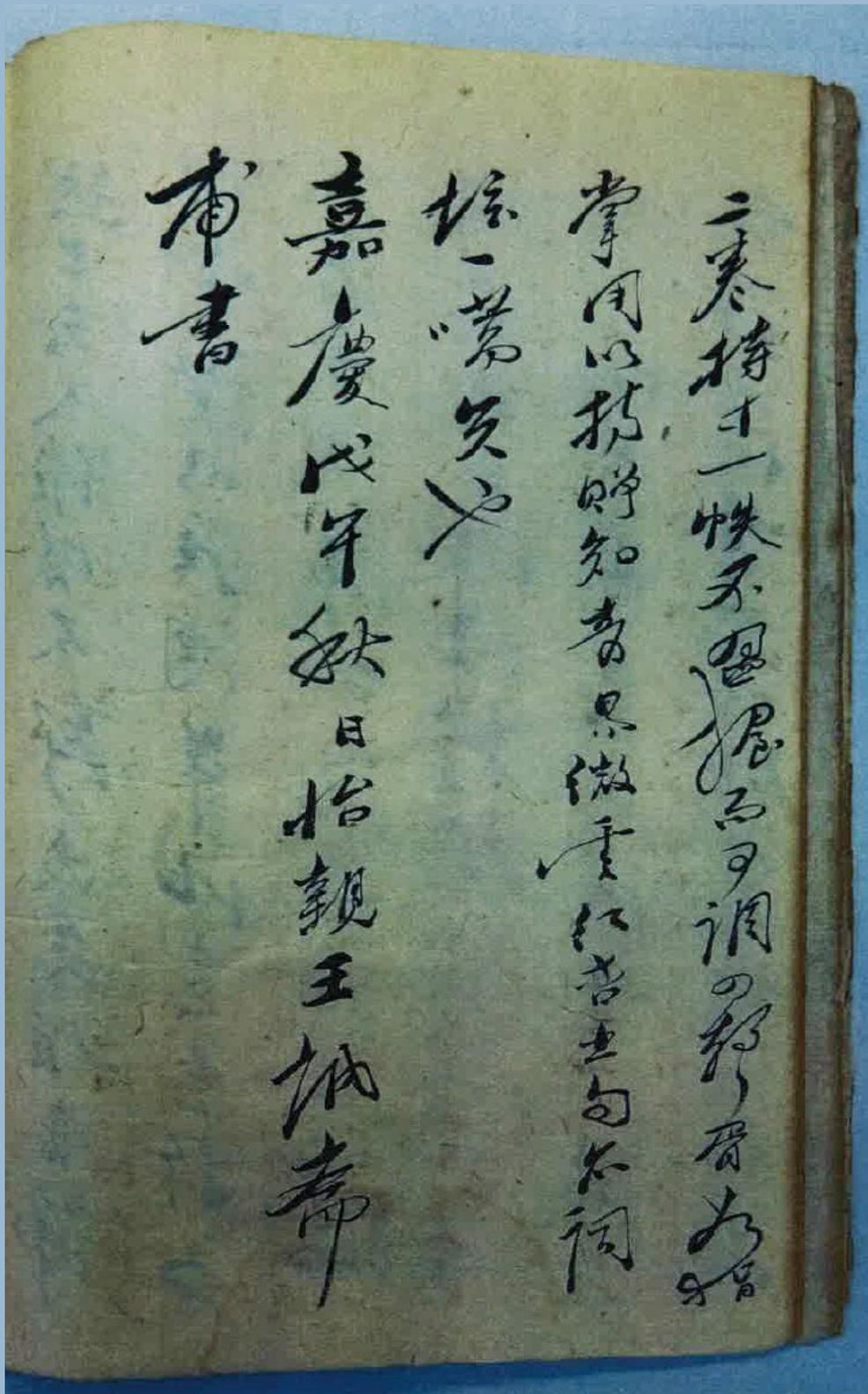


圖 4-b. 《白香詞譜》的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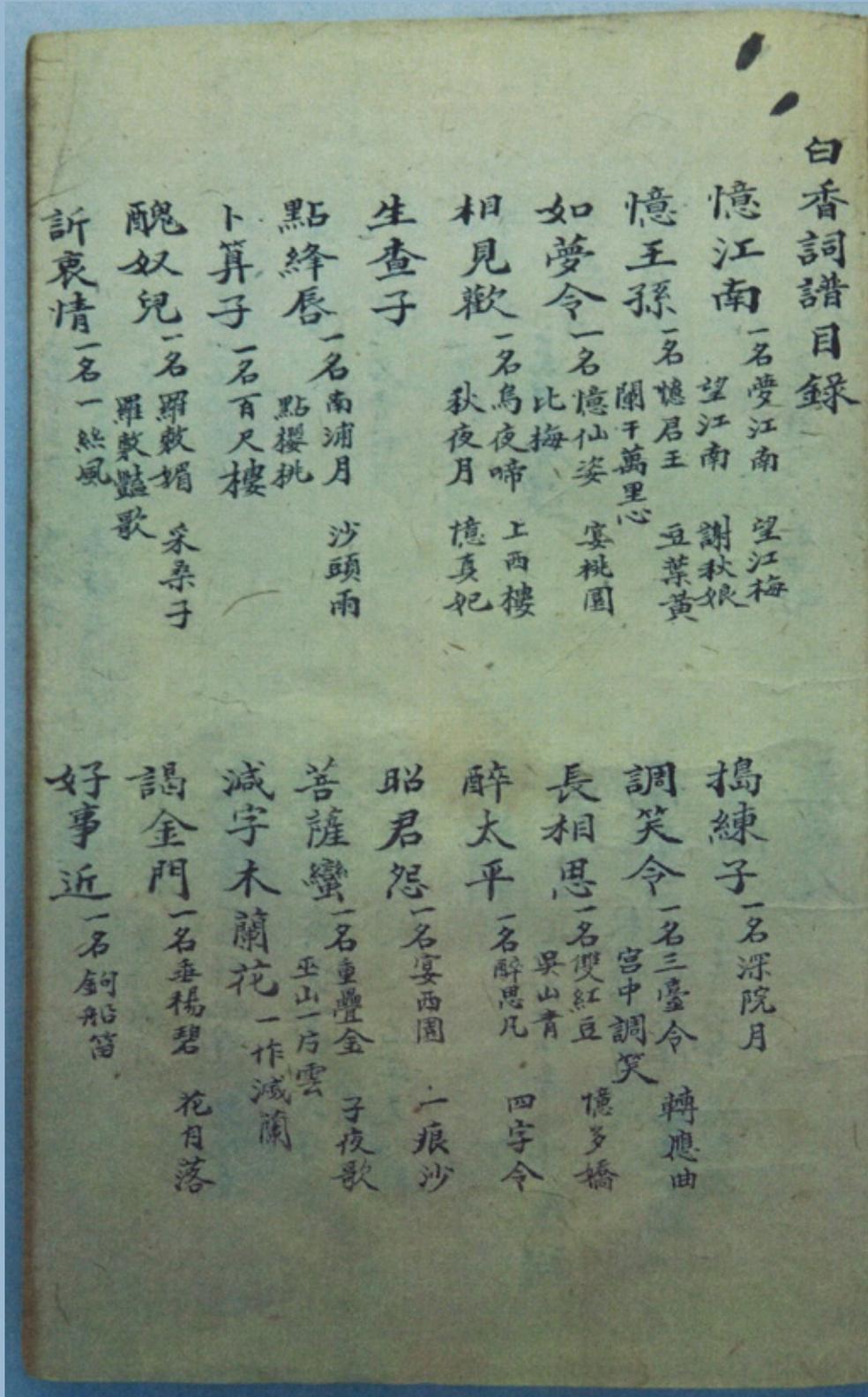


圖 5. 《白香詞譜》目錄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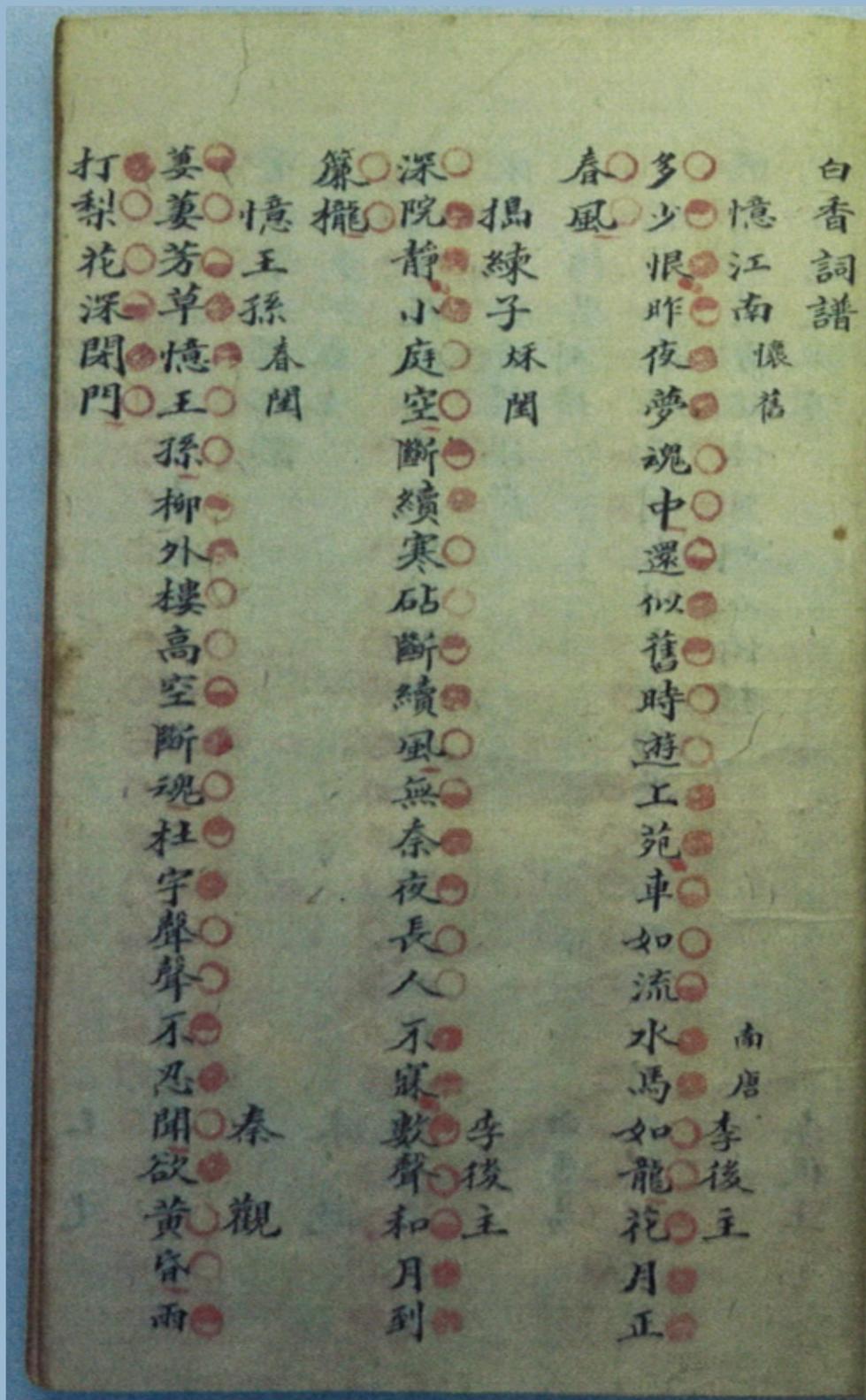


圖 6. 《白香詞譜》內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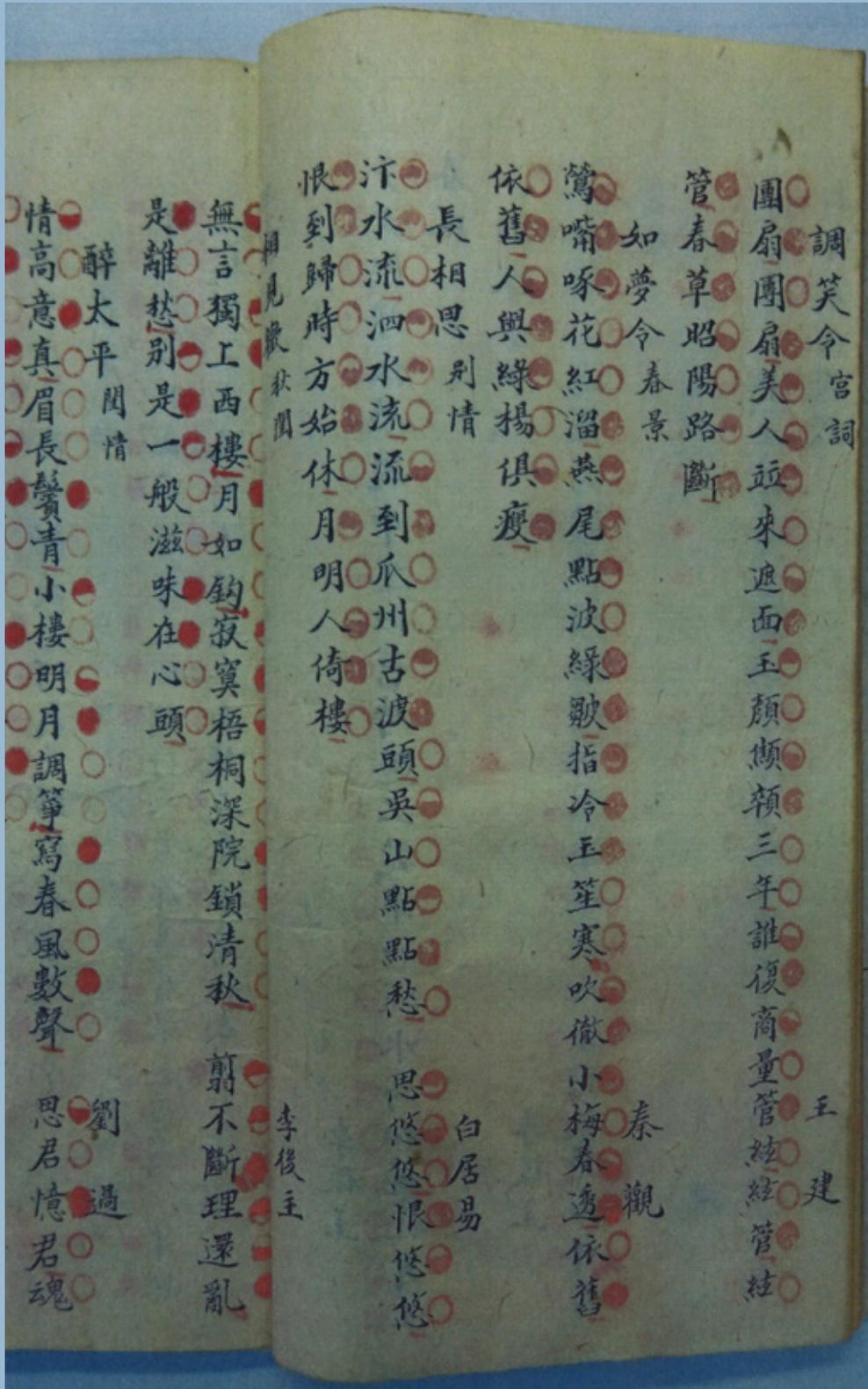


圖 7. 《白香詞譜》內文 (二)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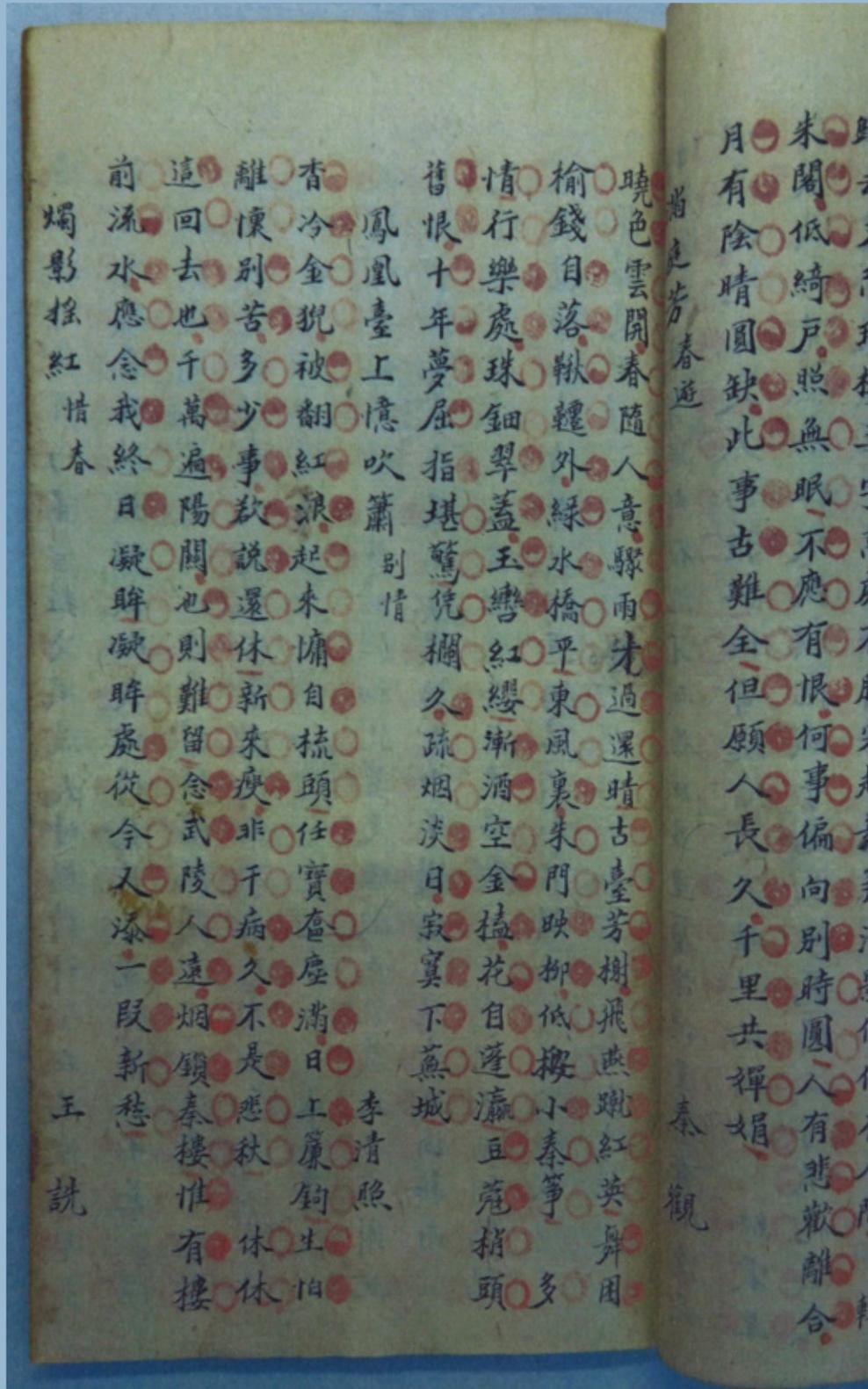


圖 8. 《白香詞譜》內文（三）



圖 9. 《白香詞譜》內文（四）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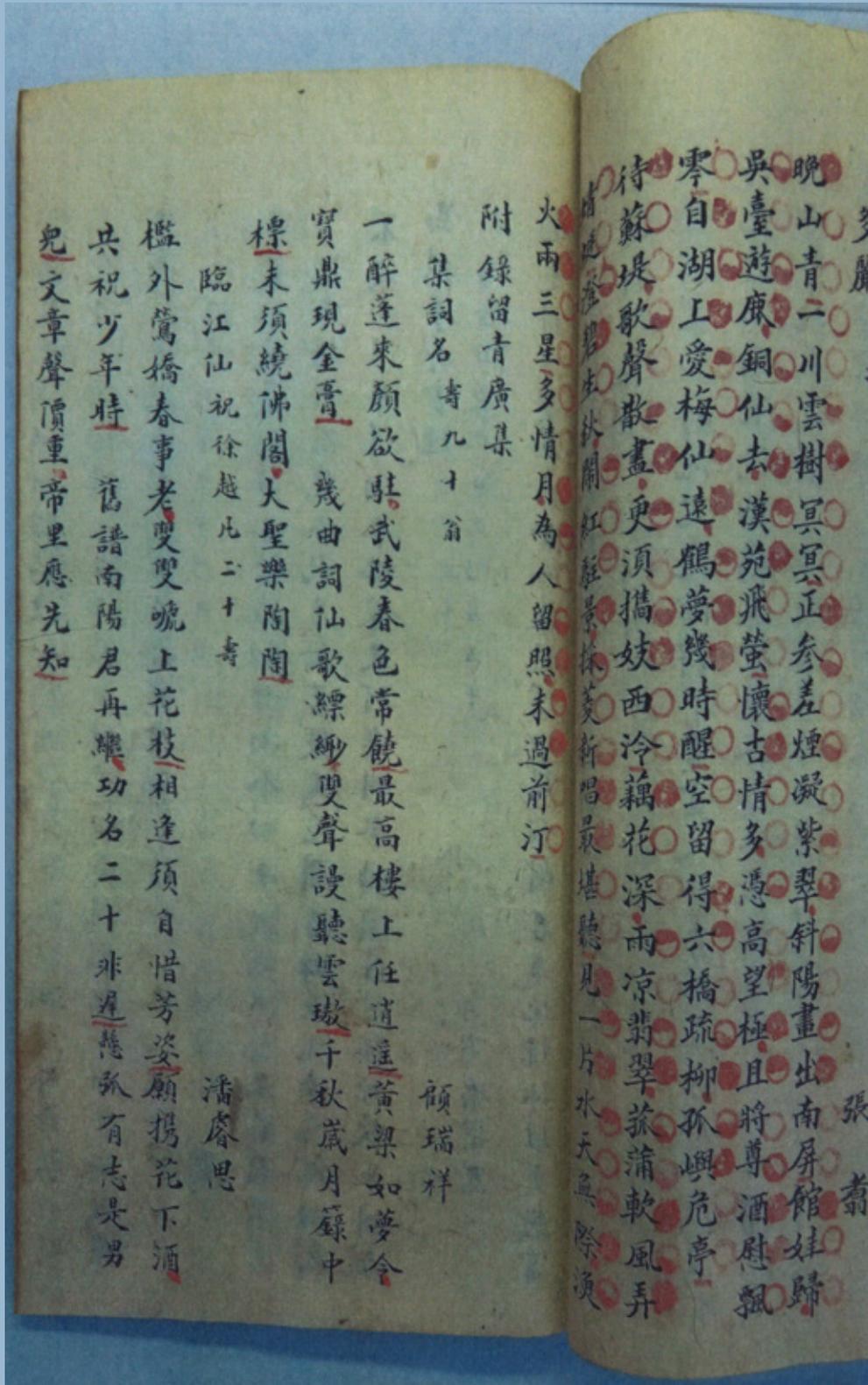


圖 10. 《白香詞譜》附時人詞篇

《目錄》之後有兩版白頁，然後是正文。版面行格，一版十行無界欄，每行二十五字。每字右旁以朱墨標示出平、仄、句、讀和押韻。共四十四版，全以館閣體楷書寫成。但抄工可能不止一人，然亦秀麗端雅，捧讀令人暢然舒泰。內中偶有誤字，如《臨江仙》的“釵橫”誤作“釵模”；《青玉案》的“衡皋”誤作“衡皋”；《感皇恩》的“長安”誤為“良安”；《驀山溪》的“恰近”誤為“怡近”等。但整體來說，全書品相完好。

有一些《白香詞譜》的版本，在後面會附錄《增訂晚翠軒詞韻》，但秋瑾持有的這本《白香詞譜》抄本，並沒有附上《增訂晚翠軒詞韻》，反而另外抄錄了七首詞調：

1. 集詞名（壽九十翁）顧瑞祥；
2. 臨江仙（祝徐越凡二十壽）潘睿思；
3. 醉太平（壽王丹麓三十）野君徐士俊；
4. 金縷鶯（祝瞿懋章四十壽）修雷徐震；
5. 鵲橋仙（壽燕公允巧月五十）序珍馮宗器；
6. 沁園春（壽仲昭兄五十）丹麓王暉；
7. 滿江紅（壽姚舜莩五十）翰仙袁名世；

上述七首詞，都是賀壽之作，與《白香詞譜》正文選輯的詞明顯有異，而且沒有標註平仄，抄工亦與前不同，估計是後來的持有人另有所好而抄寫入內。

上述七位詞人，除王暉外，其他各人，皆不見於《中國詞學大辭典》。王暉（1636-1698後），原名裴，字丹麓，號松溪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好讀書，著作等身。刊有《霞舉堂集》三十五卷、《今世說》八卷、《遂生集》十二卷。詩餘有《峽流詞》三卷。¹⁰

另一方面，我翻查了《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看到徐士俊的簡歷：

徐士俊原名翮，字野君，仁和人，工書畫，詩文跌宕，年近八旬貌如嬰兒，四方才士常駐其家，著有《雁樓集》。¹¹

關於徐士俊，我又從《廈門志》中看到一則簡短的介紹：

徐士俊，江夏人，進士。乾隆十年（1745年），任廈門海防同知。翌年離任。¹²

上述徐士俊的介紹，《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較詳細。籍貫方面，一說仁和（今杭州）人；另一說是江夏（今武昌）人。是否不同人而同名同姓？仍待詳考。但時代相近，進士出身，亦為文人，也許就是同一人。而最值得注意的，秋瑾祖父秋嘉禾，亦曾出任廈門海防同知，時為光緒十六年（1890年）十月，但僅任五個月，便告老還鄉。¹³他們先後出任廈門海防同知，雖然相距一百五十年，但秋嘉禾有可能看到徐士俊那首《醉太平》詞，遂抄錄在《白香詞譜》內。與此同時，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這部手抄的《白香詞譜》落入秋家，極可能是來自秋嘉禾，至於是承讓購得抑或是文人餽贈，就不得而知了！

《詞譜》別錄七子詞調之後，尚留有十四白頁，想是留白擬續錄其他詞家的長短句。在封底內頁，有硬筆兩行記：“秋瑾女史愛唱詩集”“白香詞譜原本”。

秋瑾的詞作，散失不少，能流傳下來被收錄在《秋瑾集》內，共有三十八首。其中三十四首詞牌，可在《白香詞譜》中找到。¹⁴而《望海潮》（送陳彥安、孫多琨二姊回國）和《如此江山》，就是在日本填的。其時，秋瑾身邊，就帶着這本《白香詞譜》。

海外留聲



圖 11. 秋瑾手執懷刀的和服照

上述對秋瑾革命家傳留在日本的唯一一件遺物《白香詞譜》作出不成熟的考察，誠盼博學方家、詞學研究家不吝賜正。

秋瑾英年早逝，但其短暫人生，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其英烈形象，可從她身穿和服、手執懷刀的照片中逼射出來。

秋瑾生活的年代，照相並不普及，且耗費不菲，是以秋瑾遺下的肖像照，就只有這一幀英氣凜然的照片，教人肅然起敬。

照片中的秋瑾，鬢髮如雲，玉顏似霜，秀眉含翠，星眼橫波，靈心慧性，氣質清雅，別有美人風致。



圖 12. 實踐女學校早期的校服（採自《實踐女子校園 80 年史》）

秋瑾身穿的一襲和服，原來就是她留學日本、肄業實踐女學校的校服。據東京實踐女子大學保留的校史資料，仍然可以看到明治年間至大正時期的校服。秋瑾入讀實踐女學校是在 1904 年至 1905 年，正是明治三十七至三十八年。從《實踐女子學園 100 年史》所刊出明治年間的校服，¹⁵跟秋瑾照片的和服相比，其衣紋極為相似。後來，我在紹興的秋瑾故居，看到秋瑾和共愛會成員的一張合照。秋瑾和其他成員所穿的都是同樣的服飾，而且衣紋更清晰，確為實踐女校的校服無疑，也是很好的明證。只是秋瑾別具心思，在校服之上披上圍巾，去掉那校園學生氣。



圖 13. 秋瑾留學日本期間，與陳擯芬重興“共愛會”。這是“共愛會”會員合影，其中幾位穿着同一紋式的和服，應是實踐女學校的校服。（攝自紹興秋瑾故居）



圖 14. 特寫照片。後排右一是秋瑾，身傍幾位穿着的和服是同一紋式。

同時，秋瑾更有驚人之舉，在拍照時，手執懷刀，與當時日本的淑女手持摺扇拍照，來了一個大逆轉。因為摺扇可喻為文雅；懷刀自然與武道相關。這樣手持懷刀拍照，不獨婦女界未曾有之，就連當時留學日本的男生，也未有此造型。但獨立突行的秋瑾，亮出懷刀拍照留念，更顯出她英氣高邁，恰似杜甫詩句所云：颯爽動秋骨。

秋瑾文才出眾，嫻於辭令，亦好舞劍。徐自華就憶述她：“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¹⁶另一位閩密吳芝瑛也有記述：“在京師時，攝有舞劍小影，又喜作《寶刀歌》《劍歌》等篇。”¹⁷吳芝瑛更詳記秋瑾自日歸來出示懷刀：“後女士自東歸，過滬上，述其留學艱苦狀。既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以弱女子，隻身去萬里求學，往返者數，搭船只三等艙，與苦力等雜處。長途觸暑，一病幾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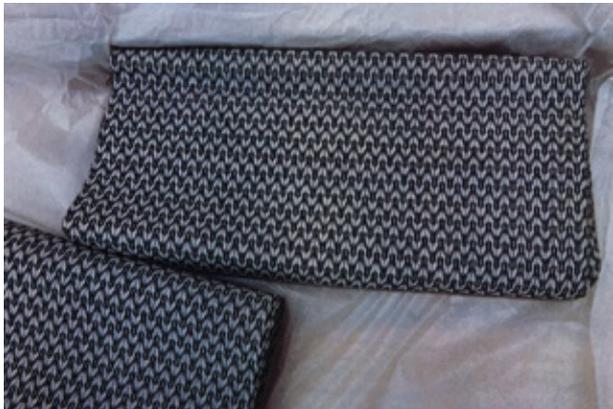


圖 15. 實踐女學校明治年間校服的布料。（黃天攝自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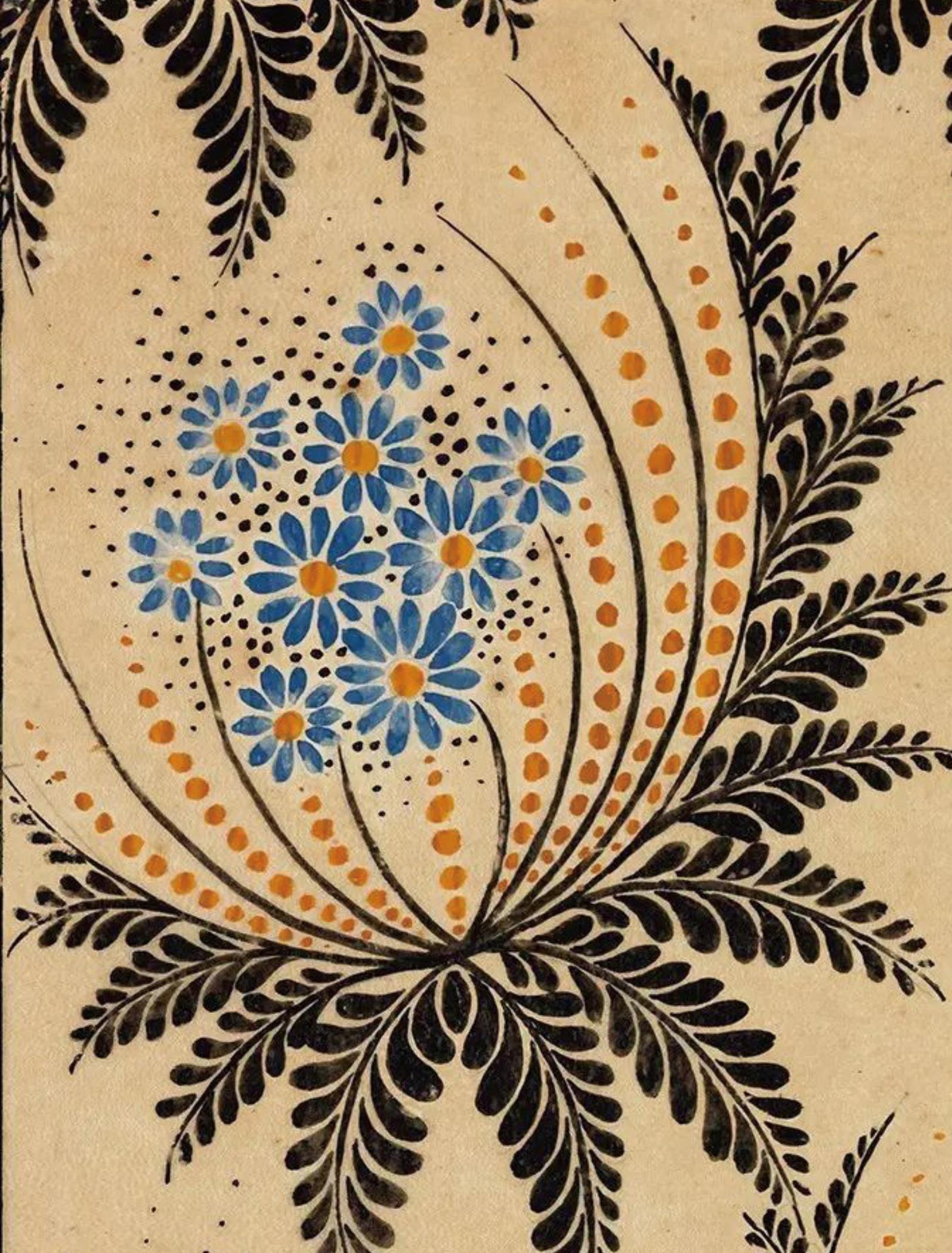
不起。所賴以自衛者，惟此刀耳，故與吾形影不相離。’……既而行酒。酒罷，女士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數章，命吾女以風琴和之。歌聲悲壯動人。旋別去，不復見。”¹⁸

往昔，不是很多人家都擁有照相機，何況是清末時期，更加是昂貴的奢侈品。但人們都想借此科技產品留下倩影，所以願意花錢到影樓、寫真館去拍照留念，甚至將自己的近照題寫上下款，致送給親友，以作紀念。而日本在這方面一直都很專業。秋瑾留日期間，就為自己拍下這張英氣逼人的經典照片。

2017 年黃天於愧書劍齋

註釋：

1. 參見章念馳著《秋瑾留學日本史實重要補正》，載於中國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2月，第23頁。“退留”，疑是“退學”。
2. 參見章念馳著《秋瑾留學日本史實重要補正》，載於中國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2月，第23頁。
3. [清]舒夢蘭撰，丁如明評訂：《白香詞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見《前言》。
4. [清]舒夢蘭撰，謝朝徵箋：《白香詞譜》，台北：世界書局1997年10月二版，見《例言》。
5. 參見實踐女子學園編：《實踐女子學園100年史》，東京：實踐女子學園，2001年3月，第127頁。
6. 引自實踐女子學園編：《實踐女子學園100年史》，東京：實踐女子學園，2001年3月，第127頁。
7. 坂寄美津子於1972年11月8日在東京澀谷福昌寺紀念下田歌子的法事後，被邀請作《回憶中國女子留學生》的演講。其內容有錄音，並由山口典子作實錄筆記。當日訪問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承大塚宏昌部長影印這段演講的實錄筆記。今據意譯出，順向大塚先生致謝。
8. 參見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1981年12月，第516頁，引《八旗畫錄》。
9. [清]舒夢蘭撰，丁如明評訂：《白香詞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第5頁。
10. 參見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202頁。
11. 引自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1981年12月，第698頁。
12. [清]周凱總纂：《廈門志》（十六卷），卷十《職官志》，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版，第五頁。（黃天藏）
13. 參見肖林著：《秋瑾1879年生年在雲霄考》，刊於《福建史志》，1991年12月號，第46頁。
14. 不在《白香詞譜》詞牌內的四首詞，其詞調是：《七娘子》《唐多令》《意難忘》和《喝火令》。
15. 參見實踐女子學園編：《實踐女子學園100年史》，東京：實踐女子學園，2001年3月，第377頁；又實踐女子學園編：《實踐女子學園80年史》，東京：實踐女子學園，1981年5月，第319頁。
16. 參見[清]徐自華：《鑑湖女俠秋君墓表》，[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8頁。
17. 引自[清]吳芝瑛《記秋女俠遺事》，[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9頁。今據意譯出，順向大塚先生致謝。
18. 引自[清]吳芝瑛《記秋女俠遺事》，[清]秋瑾撰：《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0頁。



附二：考察米內山庸夫遺文中談到下令處斬秋瑾的貴福

黃天

摘要 貴福執意處斬秋瑾，壞事做盡，千夫所指，一度避地隱伏，行踪難覓。日本米內山庸夫與貴福父子有舊，此遺文揭示了貴福的報應。

關鍵詞 米內山庸夫；貴福；秋宗章；偽滿州國；凌陞；呼倫貝爾；趙景祺

《東西交涉》創刊3號除了刊出服部繁子的《回憶秋瑾女士》遺文外，還有一篇由米內山庸夫寫的《追錄秋瑾女史》接續於其後。也許米內這篇《追錄》的史料價值遠不如繁子的回憶遺文，所以未受重視。但細閱之下，又可發掘出一宗十分可貴的逸史，值得為大家介紹。

《追錄秋瑾女史》全文約二千六百字，作者米內山庸夫（1888-1968），精通華語，長期派駐中國各地。偽滿州國成立後，他是日本駐海拉爾的領事。著有《支那風土記》和《蒙古風土記》等書。

米內山庸夫在《追錄》文中講述他於1908年9月初抵上海，也就是秋瑾就義的第二年。米內對身穿日本和服、手握懷劍的秋瑾充滿敬意。辛亥革命後，他在杭州西湖中山公園一帶的物產店內，看到秋瑾那張英氣的照片，井井然陳列在西湖風光明信片的架上銷售。米內簡述了秋瑾被捕的經過，最終由貴福下令將秋瑾處斬。一直以來，人們對心狠手辣的貴福知之不詳，尤其是北洋軍閥亂政後，其行踪更是諱莫如深。這裡，米內山庸夫給了我們一條線索。在揭開這條線索前，先來檢視一下貴福的行藏。

秋瑾弟秋宗章曾翻閱《大通學堂黨案》，因此能訂正貴福不是滿人，清楚指出：“紹興知府貴福，字壽君，廂黃旗，蒙古人，翻譯進士。”¹又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氣憤地指：“張曾揚與貴福，內慚衾影，外顧清議，卒至不敢於位。未幾，曾揚調晉，貴福亦調安徽寧國府。皖人習聞貴福之悖謬，一致拒絕，不克

履新，卒清之世，蹭蹬終身，顧猶不自咎責，強顏語人，憾及秋氏。入民國後，易姓名為趙景祺，鑽營入仕。此獠不殺，誠不能不疑於天道矣。”²迨1935年，秋宗章仍然憤慨地指斥：“貴福自辦理大通一案竣事，自謂不世之功，指顧遷擢。第內則街談巷議，竊竊數其殘忍；外則滬上各新聞紙，盡情指摘，幾令無地自容，卒至不安於位，調任安徽寧國府。皖人又不樂有此賢太守，拒之甚力。貴福進退維谷，不敢履任，坐是終清之世，廢棄終身。入民國後，自知不容於清議，改姓名為趙景祺。甲子、乙丑（1924、1925年）之交，猶老而不死，夤緣入北京外交部辦事。間語所親，謂宦途風順，為秋案所累，乃致顛躓，甚非意料所及。言次，憤懣見於辭色。吁呼！此獠不殺，得保首領以沒，吾秋氏尚有遺憾，彼尤欲然以為未足乎！”³

秋宗章痛恨貴福殺害其姊，同時他和兄長又險受株連，須四處逃躲，艱苦異常。及至秋宗章長大後，不忘大姊英勇事迹，哀集史料，訪謁世交，撰成多篇私乘，並追蹤貴福下落，其恨怨之深可見。

又有陶在東，撰有《苗山今昔談·秋瑾遺聞》，其中述及貴福的去向：“此公入民國，冠姓趙，為奉天省城附郭承德縣知事。”⁴

回說米內山庸夫提供給我們的線索。原來駐在海拉爾三年的米內，與貴福父子相識，他在《追錄秋瑾女史》文中提到：“貴福和被殺的滿族人恩銘⁵有親戚關係之說，但貴福不是純



圖 1. 紹興市中心的軒亭口大街立有“秋瑾烈士紀念碑”，這就是秋瑾犧牲就義的地方

粹的滿族人，而是達斡爾族人⁶。其後，去了北滿，在呼倫貝爾⁷當了副都統。及至（偽）滿洲國成立後，出任（偽）滿洲國參議員。”⁸

貴福成為偽滿洲國的參議員此一信息，尚見於偽滿洲國新成立即出版的《（偽）新滿洲國要覽》，其中《新國家的組織和首腦》列出為首的參議員有：袁金凱、湯玉麟、羅振玉、張海鵬、貴福等。更點出貴福是呼倫貝爾獨立黨的首領。⁹當然，偽滿洲國的成立，是由日本一手監製、導演而成的，溥儀乃至鄭孝胥、羅振玉、貴福等，都只是演員而已。但是，甘願參演這樣的醜劇，就要付上名聲的代價了。

米內續說：“其子（貴福子）是（偽）滿洲國興安北省之長凌陞。”¹⁰

《（偽）新滿洲國要覽》也有記述凌陞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趁機現身，宣告呼倫貝爾獨立。¹¹正因為這樣，貴福和他便為日本賞識，獲安排要位。（偽）滿洲國轄五省，分為：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熱河省和興安省。而興安省又再特別劃分為興安東省、興安南省、興安北省，各有主席。¹²這樣的省主席，也就是米內說的省長，即貴福的兒子凌陞出任偽滿洲國興安北省的省長。至於達斡爾族的貴福，與兒子凌陞，看不到有甚麼姓氏的關連，米內山庸夫沒有作出說明，但我們相信他長駐海拉爾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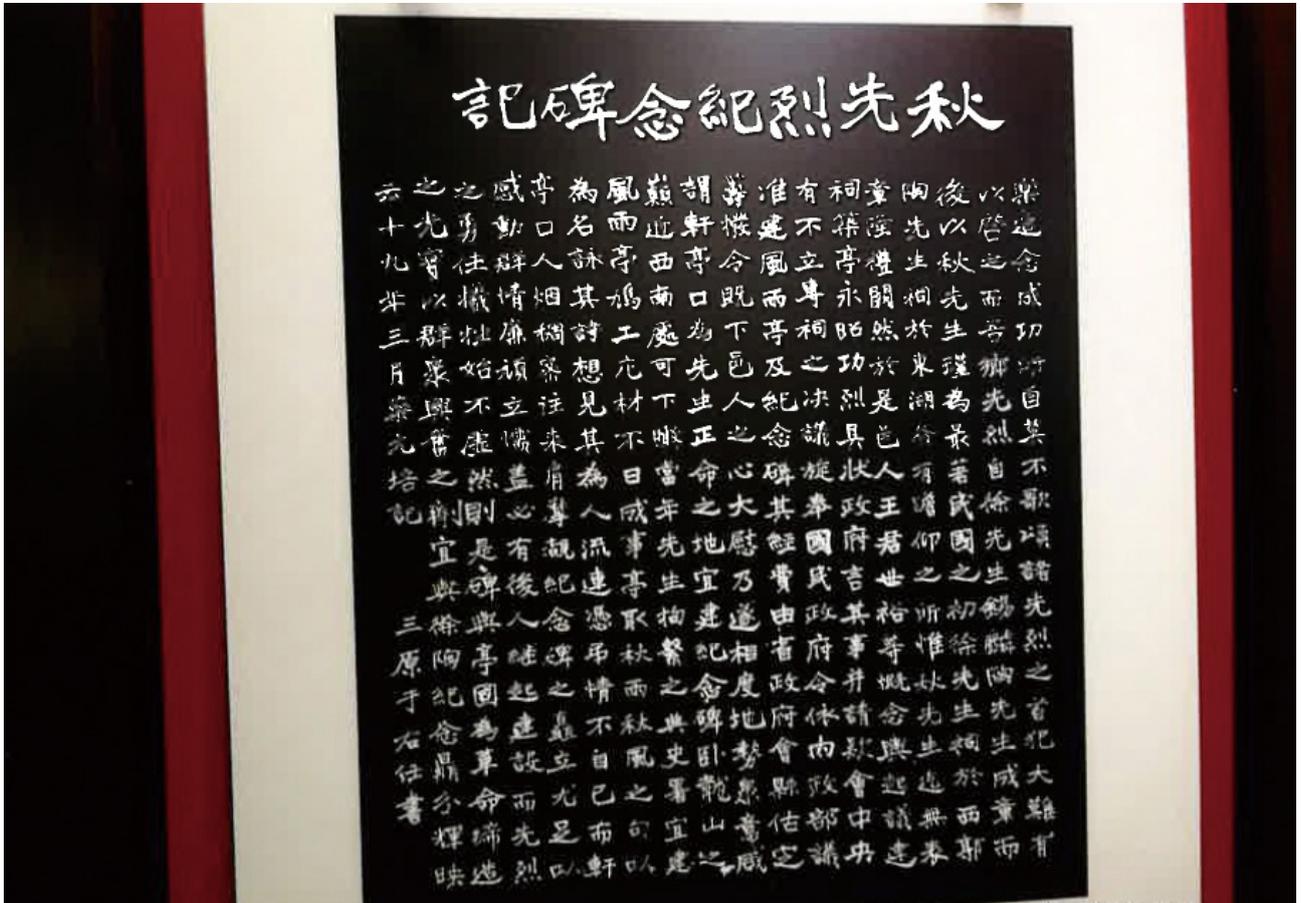


圖 2. “秋瑾烈士紀念碑”的碑記（拓本）。碑文由蔡元培撰寫，于右任書

三年，深研蒙古風習，而且又與貴福、凌陞有交往，二人是父子關係，應該是可信的。接着，米內筆鋒一轉，足令大家駐足諦聽：

而這位凌陞，於 1935 年，在省長任中，犯了通謀外蒙古之罪，被（偽）滿洲國官憲逮捕，經審理，結果被處死。這稱得上是因果的輪迴。當時，我身在海拉爾，和貴福、凌陞相識。回想秋瑾女史遇害和凌陞被處死：那時，我初抵中國，對三十一歲的秋瑾女史遭受斬首之刑，不禁生起無盡的哀愁；而三十年後，看到命運的輪轉，那下令處斬秋瑾女史的貴福，他的兒子被處死。那如果是偶然的話，就那麼說吧！至於我，不禁感慨萬千！¹³

專研末代皇帝溥儀的著名學者王慶祥先生，在其《偽滿洲國皇宮揭秘》中，也有幾筆觸及凌陞被殺的史事：

偽滿初年，溥儀為了與蒙古王公聯姻，把四妹許配給蒙古王公、偽興安北省之長凌陞的兒子。訂婚不久，凌陞因在省長會議上發牢騷被日本關東軍砍了頭，溥儀也被迫解除了四妹的婚約。這是 1936 年 4 月間發生的事。¹⁴

翌年 12 月，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德王謁見溥儀，當談論到日本人的氣焰時，德王氣憤地說：“你們日本人不好，改了就行，為甚麼我們蒙古人凌陞有錯就殺了呢？”¹⁵



圖 3. 紀念碑旁樹有秋瑾塑像，其後的石壁鑄刻了孫中山的“巾幗英雄”題字

這裡說凌陞是蒙古人，而且達到“蒙古王公”的顯貴地位。米內山庸夫也說凌陞不是滿族，而是達斡爾族人。王慶祥也有接近的說法：

郭文林和“皇后”婉容同屬達斡爾族的郭布羅氏一支，顯然也是受到溥儀信用的人。1932年二月間，郭文林為凌陞的翻譯。¹⁶

凌陞的地位顯貴至“蒙古王公”，會否是他敢於宣傳“呼倫貝爾獨立”，並當上興安北省的省長，故地位上升至“蒙古王公”。其實貴福也是挾呼倫貝爾獨立黨的首領之名，成為偽滿的參議員。這些關連事迹，可以看到貴福和凌陞有着緊密的關係。但王慶祥並沒有特別指出貴福是凌陞的父親。我們可以理解王慶祥

不是專研貴福和凌陞。但王慶祥的著書有一處提到貴福：

筆者找到一次“參議府”會議的記錄。時間是1935年3月19日，地點在宮內勤民樓，大概因為內容重要，“皇帝幸臨”，使這次會議成為“參議府御前會議”。“參議府”議長張景惠主持開會，除貴福外，全部參議都出席了。¹⁷

“皇帝臨幸”的參議府會議，是何等的重要而隆重，所以全部的參議員都出席了，獨欠貴福，事情頗為蹊蹺。在這裡我作出大膽的推想：米內山庸夫指凌陞犯通謀外蒙之罪而被逮捕是昭和十年，即1935年。而上述參議府的會議時間亦是1935年，貴福因是凌陞的父親，

海外留聲

因而牽涉其中，所以缺席會議。米內沒有清楚言明凌陞被處死的年月，只說：“經審理被處死”。而王慶祥描述凌陞被砍頭，是1936年4月間的事，也就是說凌陞被捕，經過大約年餘的審查，最終被判死刑。總體來說，米內和王慶祥各自表述的時序是可以連接起來的。貴福缺席的蹊蹺，便可以破解。

米內山庸夫和貴福、凌陞有交往，知道他們二人是父與子的關係應該不會錯的。但孤證不可靠，我很想多找出一條證據來。最後，在我完成上述文稿之後兩個月，我在《九·一八事變史》內，有如下驚喜的發現：

1932年2月16日召開“建國會”（“2月17日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決定成立偽東北行政委員會，指定張景惠為委員長，熙洽、臧式毅、馬占山、湯玉麟、齊王（即哲里木盟的齊默特色木丕勒）、凌陞（即呼倫貝爾盟的凌陞）等六人為要員。”¹⁸

1932年3月9日，舉行了溥儀的“就職典禮”。參加就職“典禮”的有：

漢奸鄭孝胥、羅振玉、張景惠、熙洽、臧式毅、張海鵬以及清室餘孽胡嗣援、陳曾壽、三多、趙景祺，蒙古王公貴福、齊默特色木丕勒和貴福的兒子凌陞等等。¹⁹

這裡“趙景祺”和“貴福”同時登場，該書的幾位作者卻不知道“趙景祺”是“貴福”的化名，貴福即趙景祺，趙景祺即貴福。反而在同頁的腳註中，把趙景祺的臭史翻了出來：“趙景祺，清末曾任紹興知府，是殺害秋瑾的劊子手。”²⁰但最大的收獲是點出了：“貴福的兒子凌陞”。

米內山庸夫的遺文《追錄秋瑾女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下令處斬秋瑾的貴福，他的兒子凌陞，被日本關東軍處死（砍了頭）。至於

米內指凌陞犯下“通謀外蒙之罪”，和王慶祥說的“牢騷罪”大相徑庭，孰者可信？不過只要想一想，在鐵蹄下求生的“偽滿洲國”，日本關東軍就是太上皇。那年頭，淪陷了的東北，日本皇軍要誰的人頭落地，還要講道理原因嗎？

歷史不能忘，歷史教訓不可重複；仇怨可放開則放開，能化解，最上善！

謹以此文，告祭秋瑾女俠，附薦秋宗章先生。

2017年重陽於愧書劍齋

後記

拙稿撰成得以刊出，首先要感謝中島健兄，他為我多番往來聯繫實踐女子大學的圖書館和資料館，並預約好參訪時間，使我甫抵東京，馬上可以展開研究。當然也感謝實踐女子大學圖書館的熱情接待，讓我觀賞了秋瑾的珍貴遺物《白香詞譜》，更提供很多有用的參考資料。而高孝湛先生青眼頻加，迅速搜來研究秋瑾的文史資料集，令我得睹同行前輩的研究成果，謹向高先生致以深切謝意。最後要感謝林玉鳳博士在百忙中推介拙文給《文化雜誌》，後者的編輯部為拙稿勞神費心，謹表謝忱。

在擱筆之際，我躊躇了一段日子——是附錄還是不附錄，最終決定將2007年那段奇異的情節，謄錄下來：

余白天從商，晚則燃燈夜讀，每至凌晨三時半始就寢，廿餘年未嘗稍懈。

某夜，研習過久，靠向椅背，稍事休息。沉思間，環視書櫥，《秋瑾集》映入眼簾。隨手取閱，讀之愈發入神，深佩秋瑾女士不但巾幗勝鬚眉，詩詞造詣也教人折服。其慷慨激昂處，能振奮人心；憂戚處，又令人鬱悶終日。展卷吟誦，未忍釋手，以至東方微白，始掩卷寢息。

晨起，覺夜來捧讀《秋瑾集》，頗有奇異，突靈光一閃：此際莫非日來似是秋女士之紀念日乎？即翻查本集，赫然發現夜來正舊曆六月初六，而紀元恰為二零零七年，乃一百年前秋瑾就義之日；也許余捧讀詩卷之際，正是殉義之辰。

若非巧合，便是秋女士有意召喚。可歎百年之紀，社會卻已忘懷！今雖未能趕及撰文為紀，仍簡記數語，以備他年製稿之資。

二零零七年孟秋追記

黃天 庚子世紀疫症月

註釋：

1. 秋宗章著：《大通學堂黨案》，王去病、陳德和主編：《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102頁。
2. 秋宗章著：《六六私乘》，王去病、陳德和主編：《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46頁。
3. 秋宗章著：《關於秋瑾與六月霜》，王去病、陳德和主編：《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84-85頁。
4. 陶在東撰：《苗山今昔談·秋瑾遺聞》，王去病、陳德和主編：《秋瑾史集》，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179頁。
5. 恩銘是安徽巡撫，為徐錫麟所殺，即“皖案”。正是由此案牽連到秋瑾。
6. 中國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佈於內蒙古、黑龍江和新疆等地，與鄂溫克、鄂倫春、蒙古、漢、哈薩克等族長期雜居。（參考自《辭海》）
7. 日本在中國東北取得主導地位之後，將長春以南稱作“南滿”；以北稱作“北滿”。呼倫貝爾位在大興安嶺以北。
8. [日]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1982年9月，第50頁。
9. 朝日新聞社：《新滿洲國要覽》，東京：朝日新聞社，1932年5月，第45頁。（黃天藏）
10. [日]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1982年9月，第50頁。
11. [日]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1982年9月，第34頁。
12. [日]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1982年9月，第44頁。
13. [日]加藤昭雄編：《東西交涉》創刊第3號，東京：井草出版社，1982年9月，第50-51頁。
14. 王慶祥著《偽滿洲國皇宮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第49頁。是書將“陞”作簡體字“升”。
15. 王慶祥著《偽滿洲國皇宮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第50頁。引德王回憶錄《偽蒙古軍政府成立前後》。
16. 王慶祥著《偽滿洲國皇宮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第63頁。
17. 王慶祥著《偽滿洲國皇宮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第88頁。
18. 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事變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0頁。
19. 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事變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3頁。
20. 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事變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3頁腳註。